



時務報

廿八

18
214
38



18
214
38

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十日

時務報

本期附送天津
國聞報館啟

第三十八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光緒二十九年
一月十九日

時務報第三十八冊目錄

醫學善會序

新會梁啟超撰

中國工藝商業攷提要

新會梁啟超撰

諭旨恭錄

大清國續議緬緬商務條款

英文報譯

歸安孫 龍溪王 史同譯 吳縣李維格勘定

西儒笛倫君論希臘致敗之由 英據海島 日官知自主之國應有之權 日

人論俄日高情形 英議院宣言拒俄助高 俄員抵高 俄法設輪船公司

高麗入會 暹王游歷 乘球探極 曷格司射光二則 剖腦療瘡

路透電音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中國及俄法英關係 俄法同盟實情 布哇事件問答 伯拉西兒風土記

銀價賤落之由

會審信隆租船全案 譯上海西字文匯報 續第三十七冊

桐鄉張坤德譯

會報 附甲

會報序 南皮張尙書戒纏足會章程序

醫學善會序

新會梁啟超撰

南皮先生序不纏足會窮極流弊乃曰數十百年以後吾華之民幾何不馴致人人為病夫家家為侏儒盡受殊方異族之蹂躪魚肉而不能與校也啟超受而三復眙然以驚眙然以悲曰嗟乎古之欲強其國者十年而後生聚之蓋殖民若斯之難哉中國孳育之繁甲大地雖紀紀有刀兵歲歲有旱溢月月有癘疫昔昔有水火而此四萬萬人者旋滅旋生不增不減歷數十年恆以民數等於萬國之上故為民上者視其民為不足愛惜之物聽其自休自養自生自死於高天厚地之內而不一過問而烏知乎其種之將瘠將弱將稀將廢將殄將絕冥冥之間隱受其毒而不能救也吾聞師之言曰凡世界蠻野之極軌惟有兵事無有他事凡世界文明之極軌惟有醫學無有它學兵者純乎君事者也醫者純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醫學始英人之初變政也首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講全體而講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食多寡之率而講衣服寒熱之準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產孕而講育嬰而講養老而講免疫而講割禁自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以來舉國若鶩普之將蹶法也日之將圖我也為其國之大小民之眾寡不敵也於是倡為強種之說學堂

通課皆兼衛生舉國婦人悉行體操故其民也筋幹強健志氣遒烈赴國事若私難蹈鋒鏑若甘餌國之淳然蓋有由也今中國之戶口誠眾矣然西人推算凡地球生人之率大都每五十年而增一倍乃吾國自乾嘉以來人數即號稱四萬萬迄今垂七十餘年未有增益以丁酉列國歲計政要所記載猶不過三萬八千六百萬報知此何故歟一歲之中其坐藥誤而死者不知幾何人疾本可治而不解治之道束手聽其坐斃者不知幾何人坐道路不潔居宅不精飲食不淨感召疫癘坐病致死者不知幾何人坐父母有病受質脆弱未及年而死者不知幾何人胎產不講坐孕育而母死或胎落者不知幾何人故孳生雖繁而以每百人中較其死亡多寡之率則亦遠甲於大地嗚呼彼死於無醫與死於醫者其數之多巧麻不能示也泰西新史攬要云當道光廿二年英廷派員專查通國受病之由及醫學據報云當英國戰事最酷之時其傷亡之兵士尚不及沾染穢毒藥物不救而死者之多苟公家能設善法以衛民生講明醫學以防藥誤則每年之獲救者不下三四萬人故以民數計中國數十年來恆冠萬國以每方里所有民數計則中國每二十年必有所減今且等居第六矣此亦西國戶口漸增而中國戶口漸少之萌兆也孳生雖繁又可恃耶而況今之所謂四萬萬者又復稟賦日薄軀幹不偉志氣頹靡壽命多天亦南皮先生序中語然則國究何取乎有此民哉而不見夫

蠶乎中國以蠶務冠絕天下近歲以來蠶之患椒末瘟黃軟病者所在皆是西方之講蠶學者謂不及今整頓則中國蠶種絕矣即不爾而作繭無力一眼即死雖有蠶如無蠶矣嗟乎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故不求保種之道則無以存中國保種之道有二一日學以保其心靈二日醫以保其軀殼今舉四萬萬人之心靈而委諸學究之手舉四萬萬人之軀殼而委諸庸醫之手是率其國為盲瞽之行為尸居之氣若之何其不愚且弱也今即靡論及此抑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人當晏居康樂從容仁壽則相與習焉忘焉云爾一旦有霜露之侵寒暑之失飲食之逆陰陽之患方其展轉床蓐疾痛慘怛呼號呻吟或乃素所親愛若老父慈母手足兄弟嬌妻愛子若平生一二肝膽相共骨肉相親之師友親戚倏忽感診戾生疾病乃至涕唾泗洩生死呼吸之頃苟有神醫一舉而起之雖南面王之樂不以易此此天下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之所同心也今中國所在京國都會以至十室之邑三家之村固靡不有以醫鳴者詢其為學也則全體部位之勿知風土燥溼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識病證名目之勿諳胸中有坊本歌括數則筆下有通行藥名數十遂囂然以醫自命偶值天幸療治一二顯者獲愈而國手之名遂噪於時今之所謂醫者皆此類也若乃一二賢士大夫其措心於中國醫學及古醫

書講求鑽研探悟新理或受庸醫之誤而發憤肆力此業以救天下者雖未始無其人顧未克讀海外之書廣集思之益加以道路閼隔財賞微薄即有所心得而刊布無九濟世未能坐使其賢其仁無由公之於同類彼疾者所生夕作環而待命又不可以須臾緩也利害切身急何能擇於是向所謂都會村邑之以醫鳴者遂得以持其短長若而人也則皆粗識字畧解文理學爲八股八韻而不能就者乃始棄而從事於此途今夫醫也者天下至貴之業最精極微之學億萬人生死之所由繫也而入股八韻者天下至賤之業至鄙至俚之學愚陋庸下人所有事者也今其人之聰明才力並此至鄙至俚之學愚陋庸下人之所優爲者猶且學焉而不能就乃忽焉而期以窮精極微忽焉而舉其身若其所親愛老者父慈母手足昆弟嬌妻愛子若肝膽骨肉之師友親戚而懸性命決生死於此輩之手此何異屠腹飲鴆以自戕舉其所親愛者而手刃之也嗚呼此四萬萬人中其死於是者歲不知幾萬億人吾靡得而稽焉乃若其所知者若亡友曹著偉氏名泰廣東南海人甲吳鐵樵氏名樵四川達縣人丁其智慧志氣才力學行皆一午十月卒年二十四西四月卒年三十二世所無也咸以尋常微細無足重輕之病受庸醫進毒劑數日之間痛楚以死以前古神聖之呵護天下豪傑之想望挽留之而不得一庸醫斷送之而有餘天下

事之痛心疾首張目切齒孰過是也嗟乎醫學旣已不講生其間者幸而終身無病則苟免焉卒有不幸陰陽寒暑之冒犯則已舍其身爲釜中魚爲俎上肉聽醫者之烹治臠割而不能以自有其不治也視爲固然其痊也則孤注之偶一得者也可不懼哉可不痛哉雖然以此罪醫者醫者不任受也古之醫者方伎之畧列於藝文惠濟之方頌自天子其重之也如是西國醫學列爲專科中學學成乃得從事今中土旣不以醫齒於士類士之稍自重稍有智慧者皆莫肯就此業醫師之官不設無十全爲上之獎無十失四五之罰坐聽天下之無賴持此爲倚市餽口之術殺人如麻又何怪歟鐵樵之弟曰仲弢憫茲學之廢墜悼厥兄之慘酷發大心願欲采中西之理法選聰慧之童孺開一學堂以昌斯道而屬余述其所由質諸天下議方倡未就也余在廣座中慷慨哀激論保種之道次述仲弢之所志臨桂龍君積之忽從座起涕泗長跪而言曰此舉若昌某願粉身碎骨相贊助某家計雖淡泊願悉所有以其半養母而散其半以就此事以報先君於地下余驚起長跪問故則君之尊甫於客歲患病爲醫者所誤齋志以沒積之方徹歲自怨艾以未嘗學醫爲莫大罪其痛心疾首張目切齒蓋息息與仲弢有同心也梁啟超曰天下之爲人子弟而與仲弢積之共此懼怛者

奚啻千萬。吾度其苟有人心者。其必志兩君之所志。哀悼憤恨。思有以一掃庸醫之毒。以謝其父兄。而惜乎獨力之不克舉。又無人焉振臂號呼。以集其事也。抑庸醫之病天下。天下稍有識者。皆能道之。顧以爲其害未必卽在我。是用漠焉。淡焉。置之而已。抑豈不聞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萬一事起倉卒。命在瞬息。大索其良者不可得。乃不得不委而棄之於庸醫之手。彼時噬臍。雖悔何及。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亦烏知夫誰氏當罹其害。而誰氏當蒙其利乎。今將誓合天下孝子悌弟之與。仲毀積之同其痛者。與夫仁人志士之自愛其身。與其所親者。與夫一時賢士大夫之讀中西醫書有所心得。而亟欲廣仁。心術於天下者。壹心羣策。昌此善舉。能效其力。富效其財。大以救種族之式微。小以開藝術之新派。遠以拯來者之急難。近以殺兩君之私痛。開醫會以通海內海外之見聞。刊醫報以甄中法西法之美善。立醫學堂。選高才之士。以究其精微。設醫院。循博施之義。以濟貧乏。凡厥條理。別具專篇。海內好善之君子。其諸有樂於是歟。

中國工藝商業攷提要

新會梁啟超撰

中國工藝商業攷。日本緒方南溟撰。凡分十章。一中國境域地理要畧。二中國

政治。三外國貿易沿革。四外國貿易大勢。五中國與日本貿易情形。六中國工業上。七中國工業下。八航海業。九中國各港志上。十中國各港志下。未附中國日本事物名目表。南溟居中國二十餘年。自中東事定。歸而著此書。故敘述中國情形頗詳。其中所論前明之時。上下奢華相競。故工藝之業反盛。本朝崇尚儉德。政體雖整肅。而工藝實因以漸衰。其言具有精理。與葛屨蟋蟀之經義相發明。又云。中國所興製造之業。徒偏重於造船造兵械造火藥等局。糜金甚巨。而無益民業。又言中國製絨織布繅絲鍊鐵等廠。皆緣官辦之故。百弊滋生。卽有號稱半官半民者。亦皆以官法行之。其眞爲民業者蓋寡。此中國工藝不興之大原。其言深切著明。洞中窾要。所述各港。只有上海蘇州杭州漢口重慶宜昌沙市九江蕪湖鎮江等處。其他尚不及。蓋猶非大備之書。然每港列其情形。並考其所出手業。及各大行廠。莫不記載。其體例蓋與知新報附印新譯東方商埠述要相彷彿。特彼書所列較繁博。並不止中國一國耳。嗟夫。以吾國境內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無一書能道之。是可恥矣。吾所不能道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懼矣。

諭旨恭錄

七月初四日奉 上諭前任廣州漢軍副都統伊克坦於咸豐年間由護軍從征直隸河南山東等省會著勞績洊升副都統均能稱職茲聞溘逝軫恤殊深加恩著照副都統例賞恤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欽此 初五日奉 硃筆景澧補授大理寺少卿欽此 同日奉 上諭吏部尚書著孫家鼐調補禮部尚書著許應騫調補工部尚書著錢應溥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著廖壽恒補授欽此 同日奉 上諭李鴻章著充武英殿總裁欽此 同日奉 上諭徐郟著充會典館副總裁欽此 同日奉 上諭翁同龢著教習庶吉士欽此 初六日內閣鈔奉 上諭崇光奏假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一摺崇光著再賞假一個月毋庸開缺欽此 同日奉 上諭本日頤和園帶領引見人員清字排單繕寫多有錯誤頤和園承辦司員著查取職名交部議處該管堂官著交部察議欽此 初七日奉 旨刑部司務著鄭傳縉補授翰林院孔目著馬為瑄補授湖北興國州知州著牛棠補授江西萬年縣知縣著鍾秉謙補授陝西保安縣知縣著李麟圖補授直隸高邑縣知縣著高文才補授山西五台縣知縣著李希膺補授俸滿奉天甯遠州學正蘇城龍著以教職用太常寺筆帖式著奎梁補授刑部筆帖式著恩啟補授保送分發

知府編修鹿瀛理著以知府分發省分補用保舉江蘇候補知縣李湘福建補用知縣高凌漢廣西候補知縣郁家珍俱照例用截取太常寺博士程良馭著照例用擬補盛京工部筆帖式銘恩著准其補授俸滿直隸藁城縣知縣文濂著回任欽此
 初七日內閣鈔奉 硃筆高賡恩轉補左春坊左中允黃思永補授右春坊右中允欽此 同日奉 上諭剛毅著調補刑部尚書工部尚書著松淮調補欽此 同日奉 上諭李端棻著調補倉場侍郎刑部左侍郎著趙舒翹補授欽此 同日奉
 上諭江蘇巡撫著奎俊署理欽此 初八日內閣鈔奉 硃筆這考試滿洲繙譯著松淮良培去欽此 同日奉 硃筆著烏爾慶額裴維俊監試馮賡颺彭述點名欽此同日奉 硃筆這考試著圈出者搜檢載勛溥善陳學榮張英麟文治英信載瀾舒存恩普秀吉去欽此 同日奉 硃筆這場內彈壓副都統著左翼副都統奕功右翼副都統永隆去欽此 同日內閣鈔奉 上諭山東正考官著陸鍾琦去副考官著李桂林去欽此 同日奉 上諭山西正考官著王祖同去副考官著姚舒密去河南正考官著管廷鶚去副考官著華俊聲去欽此 初九日內閣鈔奉 上諭陸寶忠現在出差其所署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胡燏芬暫行署理欽此 同日奉 上諭刑部左侍郎著瞿鴻禨署理工部左侍郎著梁仲衡署理欽此 同日奉

上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廖壽恒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欽此 同日奉 上諭前據御史李念慈奏參廣東地方縱盜殃民等情當經諭令譚鍾麟許振禕確查茲據查明覆奏原參各節或事出有因或並無其事即著毋庸議惟南海縣知縣李徵庸于前年冬間城外白晔搶奪之案該員延擱不辦亦不覆稟且有意存挾制情事實屬居心險詐胆大妄為該員已屬道員在任候選著開去南海縣缺降為通判歸部銓選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初十日內閣鈔奉 上諭崇歡志銳奏扎薩克不候結案擅離職守請飭懲儆一摺扎薩克鍾國公阿育爾色德丹占札木楚前經因案被參追繳銀兩延不遵交復聲稱進京引見不候盟長給咨徑行由牧起程實屬糊塗任性阿育爾色德丹占札木楚著革去札薩克之任令該公之子蘇倫承襲餘著照所議辦理該衙門知道欽此 十六日內閣鈔奉 上諭管廷鶚現出試差國子監司業著黃思永兼署欽此 同日奉 上諭本日召見發往山東差委之提督林秀全謝恩後起立不跪殊屬荒謬著即行革職發往直隸差委之提督蘭福喜奏對失儀著交部議處欽此

大清國續議緬甸界務條款

大清國 大皇帝 大英國 大君主 五印度 大后帝現因兩國如此和好極願

固結鄰交益加親睦訂立條約俾光緒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北京所定緬約第三款之事得以辦妥 大清國 大皇帝特派欽差駐劄英京大臣二品頂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薛 大英國 大君主五印度 大后帝特派欽差管理外部事務大臣勳賜極尊譯帶寶星世襲伯爵勞各將 欽奉全權文憑互相較閱均屬妥協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條 一今議定兩國邊界自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起由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十四分即北京西經十八度十六分之尖高山起隨山脊而行向西南過高崙坪及瓦崙山尖由此過華昌村與高崙村之中間以華昌村歸緬甸高崙村歸中國直至薩伯坪 自薩伯坪起其綫向西而行稍向南過式脫崙坪到納門格坪由此仍向西南隨山脊而行至大薩爾河自此河源至此河與南太白江相會處分尤克村在東列棒村在西 自大薩爾河與南太白江相會處起界綫湖南太白江而行至此江與雷格拉江相會循雷格拉江上至其源在尼克蘭相近自雷格拉江發源處分尼克蘭古庚昇格拉在西昔馬及美利在東其綫自來色江之西源起至此江與美利江相會處復溯美利江上至其源在赫畚辣希岡相近再向西南順列塞江而行自列塞江源至該江流入穆雷江處在克同相近分克同村在西列塞村在東界

綫即循穆雷江向東南而行至與既陽江相會處然後溯既陽江上至其源在愛路坪然後由南奔江即紅河西支源起順南奔江而行至流入太平江即大盈江之處以上係首段之邊界綫

第二條 一第二段之邊界由庫弄河一譯作葛龍江與太平江相會處起循庫弄河經過其西邊一條之支江至其根源自此向南而行與洗帕河即下南相會適在漢董之西南以麻湯歸英國壘弄格東鐵壁關漢董歸中國至此溯洗帕河之支江而上此江有根源最近孟定格江之根源即循山脊而行向東南方至南碗河邊靠南之克沈以克沈歸中國配爾歸英國循南碗河向西南方而行下至該河轉向東南處約在北緯二十三度五十五分其綫由此往南稍向西至南莫江以南蓋歸英國循南莫江而行至南莫江分開處約在北緯二十三度四十七分溯南邊一條之支江而行至蠻秀南邊高嶺之脊約在北緯二十三度四十五分即循此嶺脊而行此嶺脊係向東行稍向北至瑞麗江即龍江與南莫江相會處以蠻秀地方及天馬關欣隆拱那各村歸中國此數處在以上高嶺之北首即溯瑞麗江而上至此江分流處再溯南邊一條之支江而上以江中大洲歸中國至此江與孟卯相對東邊合流相近之處如第三條所開 中國答允由八募至南坎各路中之最捷一條大路經南碗河

之南中國一小段地內除中國商民與土人仍舊任意行走外亦可聽英國辦事官員及商民游歷之人行走並不阻止英國如欲修理此路或設法改築可臻平穩告知中國官後便可動工辦理又有須保護商賈或防偷漏等事英國亦可籌備辦理又議定英國之兵可以隨便經過此路但如兵數過二百名者若未經中國官答允即不准過此路所有帶軍器之兵如在二十名以上即須預先行文知照中國

第三條 一第三段之邊界自瑞麗江與孟卯相對東邊合流相近之處起照天然界限及本地情形東南向麻栗壩而行約到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零七分北京西經十八度二十三分北緯二十三度五十二分地方有一大山嶺自此循嶺脊而行過來邦及來本隴至薩爾溫江即路約在北緯二十三度四十一分此段由瑞麗江至薩爾溫江之邊界應照第六條所開由勘界官劃定所有歸與中國之地極少須與孟卯至麻栗壩作一直線為邊界所包括之地相等倘查得合式可為邊界之處尚須加添少許之地歸中國則中國應將別處邊界之地給還少許與英國此事俟日後酌辦可也 自北緯二十三度四十一分起邊界綫循薩爾溫江至工隆北首之邊界即循此工隆邊界向東留出工隆全地及工隆渡歸英國科干歸中國由此循英國所屬之瑣麥與中國所屬之孟定分界處之江而行仍隨此兩地土人所

熟識之界綫至界綫離此江登山處以薩爾溫江及湄江即瀾之支江水分流處為界綫約自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北京西經十七度三十分北緯二十三度二十分約至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北京西經十六度五十分北緯二十三度十分將耿馬猛董猛角歸中國在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四十分北京西經十六度五十分北緯二十三度處邊界綫即上一高山嶺此山名公明山循山嶺向南而行約至格林尼址東經九十九度三十分北京西經十七度北緯二十二度三十分以鎮邊廳地方歸中國然後其綫由山之西斜坡而下至南卡江即順南卡江而行約過緯度十分之路以孟連歸中國孟倫歸英國然後循孟連與康東之界綫此界綫亦皆土人所熟悉至北緯二十二度稍北處即離開南卡江向東畧南循山脊而行至南壘江約在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格林尼址東經一百度北京西經十六度三十分由此循康東及江洪之界綫此界綫大半係順南壘江而行惟除屬江洪一小帶之地係在南壘江之西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稍南界綫行至江場邊界後約在北緯二十一度二十七分格林尼址東經一百度十二分北京西經十六度十八分即循江場與江洪之界綫而至湄江

第四條 一今議定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邊界俟將來查明該處情

形稍詳兩國再定界綫

第五條 一現因中國不再索問永昌騰越邊界外之隙地英國大君主於北丹尼那木地及科干照以上所劃邊界讓與中國之外又允將從前屬中國兼屬緬甸之孟連江洪所有緬甸上邦之權均歸中國大皇帝永遠管理英國大君后於該地所有權利一切退讓惟訂明一事若未經大皇帝與大君后豫先議定中國必不將孟連與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讓與別國

第六條 一約內所開邊界各綫及所附之地圖繪明詳細應由兩國所派勘界官比較劃定以免地方官民爭論如查得無論何處有未甚妥協者應行更正兩國勘界官應於交換批准條約之後十二箇月之內在兩國屆時所定之地相會勘界官自首次相會之日起應限定不出三年之外將兩國界綫一律勘定倘兩國勘界官查出所定界綫必須改易其互易之地不應僅視其地面之大小須論其地土之肥瘠及緊要與否倘勘界官不能商妥應速將未妥情形各報明本國國家核辦勘界官又須設法查勘中國舊邊界名為漢龍關者倘查得在英國境內英國當審量可否歸還中國如查係在孟那東南即係在孟那至麻栗壩直綫之北邊則已歸中國矣

第七條 一劃界之事經兩國勘界官勘定後兩國如有越界之兵寨等於八箇月之內一概退出彼國兵退此國立即派兵接駐兩國應將退兵駐兵日期豫相知照自駐兵之日起應各擔保界內所居之各種野人安靜無事除保護邊界各地安靜必應有之兵寨外兩國各允各不在邊界十英里之內建修新舊礮臺營寨英里量法係從最近之邊界作一直綫量之

第八條 一英國極欲振興中緬陸路商務各允自條約批准之日起以六年為期中國所出之貨及製造之物由旱道運入緬甸除鹽之外概不收稅英國製造之物及緬甸土產運出緬甸由旱道赴中國除米之外概不收稅其餘悉照第十條第十條第一條辦理以上鹽米之稅不得多於出入海口所收之稅

第九條 一凡貨由緬甸入中國或由中國赴緬甸過邊界之處准其由蠻允蓋西兩路行走俟將來貿易興旺可以設立別處邊關時再當酌量添設中國欲令中緬商務興旺各允自批准條約後以六年為期凡貨經以上所開之路運入中國者完稅照海關稅則減十分之三若貨由中國過此路運往緬甸者完稅照海關稅則減十分之四凡有陸路出入貨物應給發三聯單即子口稅單照通商口岸章程一律辦理運貨經過中國地段如在此約所准之路之外及有偷漏等弊倘中國官願行查辦即可將該貨充公

第十條 一凡以下所開軍器非經國家准購不得由緬甸運入中國亦不得由中國運往緬甸此等貨物僅准售與奉國家明諭購辦之人不得售與他人如各種槍礮及實心彈開花彈大小彈子各種軍械軍火硝磺火藥炸藥棉花火藥及別種轟發之藥

第十一條 一食鹽不准由緬甸運入中國中國銅錢米豆五穀不准運往緬甸鴉片及酒不准由兩國邊界販運出入惟行路之人准其酌帶若干以備自用每人准帶之數應照關章定奪 若犯此條及前一條即將所有之貨充公

第十二條 一英國欲令兩國邊界商務興旺並使雲南及約內中國新得各地之礦務一律興旺答允中國運貨及運礦產之船隻由中國來或往中國去任意在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江行走英國待中國之船如稅鈔及一切事例均與待英國船一律

第十三條 一中國 大皇帝可派領事官一員駐劄緬甸仰光英國 大君主可派領事官一員駐劄蠻允中國領事官在緬甸英國領事官在中國彼此各享權利應與相待最優之國領事官所享權利相同如將來中緬商務興旺兩國尚須添設領事官應由兩國互相商准派設其領事官駐劄緬甸之地須俟貿易爲定 中英兩國領事官在所駐之地與其地方大員往來均係平行

第十四條 一英國商民等欲由緬甸赴中國應向合宜之英員請中國派駐仰光之領事官或邊界上之中國官給發護照方能前往其護照式樣一邊英文一邊華文與通商口岸所給護照無異華民欲由中國赴緬甸如願領護照者可向華官請英國駐劄蠻允之領事官給發護照倘遇中國別地有一英國領事官亦可就近請給護照

第十五條 一英國之民有犯罪逃至中國地界者或中國之民有犯罪逃至英國地界者一經行文請交逃犯兩國即應設法搜拿查有可信其爲罪犯之據交與索犯之官 行文請交逃犯之意係言無論兩國何官祇要有官印便可行文請交此種請交逃犯之文書亦可行於罪犯逃往之地最近之邊界官

第十六條 一今欲令兩國交涉與貿易日臻蕃盛並欲中國派駐仰光之領事官與中國大憲往來通電兩國答允俟可設法通電之時應將兩國電線接連此綫創辦之始專寄滇緬官商等往來電報

第十七條 一兩國人民無論英民在中國地界或華民在英國地界凡有一切應享權利現在所有或日後所添均與相待最優之國一律不得有異

第十八條 一約內所開通商各節俱非尋常款例此由兩國察看地方情形及中

緬陸路通商應辦之事。互相允讓而立。所有互給權利。兩國之民。除有同樣情形外。不得在別處接壤之地。照樣索問。即使有同樣情形。亦必有同樣之允讓方可。

第十九條 一以上通商章程。係暫行試辦。俟兩國察看得詳細情形如何。去礙獲益。可於交換批准條約六年後。或中國願行修改。或英國願行修改。均可商議。倘兩國俱願早修改。亦可。

第二十條 一此約由 大清國 大皇帝 大英國 大君主 五印度 大后帝 批准。自畫押之日起。准六箇月在倫敦互換。或能畧早亦可。此條約應於交換後。立即開辦。現在 大清國 各大臣。先蓋用關防。以昭信守。

此約共四分。華文二分。英文二分。
光緒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初一日
在倫敦立

約後附載

今因照辦。光緒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北京所訂緬甸條約第三款之事。中英兩國現訂條約。今日簽名。於簽名之前。兩國簽名大臣。俱認現訂條約。既係專辦約內首段所言之事。而立約內各款。僅可用於條約所指兩國所屬之地。不能用於別處。

英文報譯

歸安孫 超同譯 吳縣李維格勘定

西儒笛倫君論希臘致敗之由

譯溫故報 西七月十五日

黑海之西。地中海之中。有一島焉。曰克利脫。屬於土耳其。而鄰於希臘。島人不堪蘇丹之虐。欲附希以自免。希人允之。派兵往收。於是土與希爭。而兵戈之禍以成。方土希之未戰也。希人蔑視土人。有滅此朝食之意。歐美各國。亦預決希勝而土敗。謂可無待著龜而知。不意兵刃既接。而希人皆棄甲曳兵而走。巖疆要隘。相繼淪陷。希人大窘。俯首求成。向之崇希而抑土者。皆求其故而不可得。西儒笛倫君。久客於希。深知彼國之底蘊。與其所以致敗之由。爰著論說。登諸西報。茲從西報譯出。以資考鏡。本館附識。

笛君所著論說。洋洋數萬言。盈三十四頁。其中具言希臘治理無狀。凡稍有知識者。皆不願隸其版籍。笛君之所以能知之深者。以身歷其地。見聞最確。且其與希臘首相拉列。公交甚密。故希臘國實在情形。無不瞭如指掌也。論中指摘希臘之短。我英人鮮有能道之者。昔我英佼佼之輩。大都高視希人。憊憊之使與土戰。蓋亦不思之甚也。笛君謂之為喪心病狂。若輩其亦讀笛君之文。而廢然知所返耶。

希臘壯丁五十萬。無事之時。養兵二萬一千人。水師九千人。此外有文員一萬七千

二百三十五人各官之進退視乎相臣之去留易相之日庶司百職紛然而進紛然而退無一得仍其舊故通計有職及營謀爲官者約而舉之有三萬四千人此三萬四千人皆仰給於國課以自生活者也彼等以鑽營爲首要之務其餘皆所不問一旦在位則竭其全力以謀所以自肥國家之事必監督逼迫而後行至其一身一家之私計則偶有意外之得卽經營而彌補之夫在官之人何得有意外之財所得者惟侵尅國帑耳至其結黨行私舞文玩法較之美國希卡哥卑之鄉長爲尤甚國中百弊叢出隨處皆然難以縷指以如此廢弛之政治民雖智必愚雖賢必不肖貽誤蒼生豈淺鮮哉

希臘之政府大員不必公誠廉正明達事理之人而後足以在位但使工於營謀卽撥相印如拾芥夫政府者百官之所取法而民間之所瞻仰也今若此而其國有失敗者未之聞也笛倫君曰各國大都以英才卓犖學識宏裕行足以孚眾人之意而服其心者而後目之爲名臣希臘則以此爲無足輕重之事故禍亂之機潛滋暗長以至於一敗而不可收拾蓋亦希人有以自取之也又有久居希臘之某通儒論希臘國家曰希臘國家君權偏重公例不行是非無一定之衡高下可以任意選舉乃百弊之藪公允爲之不昭位高爵重之徒皆惑於星斗鬼神之事所寶不在於才所出不量所入行事悖於公道憲法棄如敝屣顛倒錯亂定準全無希臘其猶足以自立乎

笛倫君具論希人鹵莽粗率自陷於危難之中讀之足以發人深省笛倫君言希臘萬不能以獨力戰土識時之士蓋早有先見之明矣希臘之敗西儒待利安瞻司預料及之然而希人毅然決然以干戈相見者固希人之不自量而亦各國有以聳成之也初各國君主貽書希廷以助其氣於是希王喬奇志得意滿率兵三十萬雄視土耳其諸將士亦習聞倫敦巴黎人之諛言揚揚自負氣概逼人希臘參將范塞司當南渡克利脫島時有英意兩國鐵甲兵艦屯泊於帕哀利曷斯海灣希臘京外要隘如中國之遼東灣各艦兵士皆鼓掌歡呼以壯其行范塞司遂益驕夫希臘國小而志大力弱而氣躁各大國本應威迫勢脅毋任輕舉而乃聳動之以陷於不測之禍是與扼其吭而致其死命者何以異乎

希人既敗猶不自知其誤以爲各國必出而爲之援也於是乎狂妄益甚時勢已非而不可以復爲也行軍無術而必不足以再戰也希人皆不顧也方希臘欲佔克利脫以爲己有之時氣張甚謂該島之得可操左券小民無知視空言如實事喜躍欲狂而不知其所以後各大國諭令希兵退出克利脫希人於此時設能見幾而作則

雖不能以兵爭勝土耳其。而文函往來。辯論曲直。猶可以保其必勝也。如是則克利脫島亂而復平。希臘之兵危而復安。不亦善乎。乃希人進退猶豫。可止不止。且與各大國商論。冀副其意。而退兵之說。則懸而不斷。希人之意。蓋謂以彼所為。行彼之志。其後望為匪淺也。愚昧昏陋。一至於此。豈不大可哀哉。

希臘至此。獨立無援。軍械廠中。又空無所有。其通國民數。二百五十萬。祇及倫敦居民之半。而乃以不練之卒。半械之兵。與土耳其戰。何其不自量也。且希臘遣赴前敵之兵。祇八萬人。土耳其則以四十五萬眾抵之。強弱之勢。懸殊矣。夫使此八萬人人人可用。而以寡敵眾。已為必敗之道。況其未能乎。而希人懵然不覺。蓋其當日任意妄為。全未籌畫也。希人作事。條理絕無。統兵大帥。以黨援得之。初開戰時。軍中飛請來富鎗十萬桿。以應戰陣之需。國家允之。而遲不遽發。迨至運抵前敵。而戰事已畢矣。希人又不知謀定後戰之道。且眾情參差。各不相合。政府譬之於舟。既無羅盤。又無引港。飄流於大海之中。而不知其所之。惟聽五六有心無力之人。左之右之。耳勤曠拿一地。又駐紮土兵五千人。希兵苟能奮勇直進。則取之易如反掌耳。而希兵則瞻顧不前。且反被土兵所驚。倉皇自衣披勒司遁走。賽色利騎兵。礮隊。皆無足用之。馬每隊至多有馬百匹。且非應壯。所尤誤者。希軍中火藥。力甚微薄。藥力不足。則子力必隨之而滅。所以希兵所發之子。苟土兵在四百碼外。即不足以及而中之矣。希兵之在賽色利。從未與土人一戰。偶或因游弋而相值。則惟有望風奔竄而已。至於調度水師。更如兒戲。貽笑天下。莫此為甚。全隊舟艦。從未一奉號令。當戰務緊急之際。海軍大臣得報云。各艦需煤孔亟。而無一屯煤之所。可賴以接濟。於是該大臣竭其全力。以求煤而獲之。然至發交各艦。而希上海面。已肅靜無事。各艦可不必縱橫於洪濤巨浪之中。而有煤與無煤等矣。

由此以觀。而希臘之致敗。可以無疑矣。笛倫君就其已往。測其未來。而知希臘之憂方未艾也。意謂希臘國祚。可謂永矣。世變滄桑。興亡互易。而希臘屢蹶屢振。歷久長存。所以希臘之人。欣欣自得。而外人亦多歌詠贊歎。深切期望之者。乃至於今日。而向之歌咏贊歎。深切期望之者。皆茫然而失所據。希臘其將不國乎。曾日月之幾何。恐江山不復如故矣。

笛倫君甚信服希臘首相拉列公。然使笛君之言不謬。雖有百拉列。曾何益哉。

英據海島

譯橫濱日日西報 西八月十九日

接到西七月二十八日。美國華盛頓來信。謂英國近於太平洋。占一海島。名配爾墨哀拉。在檀香山羣島之南此消息係得諸美國駐劄檀香山火奴魯魯京城西華爾公使。致華

盛頓外部之公牘。西華爾公使以此事關係甚大。故急繕公牘。於上禮拜交輪船寄至舊金山。即由外部所派在該處之委員。節要電達外部。公牘中專報此事。不及其他。其鄭重可知。

英國之所以汲汲於配爾墨哀拉島者。或以美國總統所擬收屬檀香山條約。已發交上議政院會議。恐一經議定。即欲見諸施行。故接踵而起。占此海島。以為他日積煤屯糧駐兵之地乎。抑欲令美國知之。而收屬檀香山之事。或即作為罷論乎。今華盛頓官場。咸跂足以望。急欲得其究竟焉。

美國外部大臣。今擬博訪周諮。查考配爾墨哀拉島情形。倘此島本屬諸檀香山。應即咨照西華爾公使。令檀香山政府。與英國力爭。阻其侵奪。美國亦斷不能聽其公然占據也。

華盛頓外部。現探得配爾墨哀拉島。前曾為檀香山人所據。而查得是島之人。則係一英國最著名之船主名枯克。後此人死於檀香山。數年以前。美國商人知此島有海鳥之糞。可以糞田。乃在該島立一公司。建造碼頭。搭蓋篷帳。以便取求。至鳥糞盡而後棄之。今碼頭篷帳。猶儼然在也。

檀香山政府自言配爾墨哀拉島。從未測量。故其周圍大小。不能確知。或云此島本係歸入美洲。

美國水師中人云。配爾墨哀拉島。一經英國佈置。即可變為一屯煤重鎮。英國政府處心積慮。欲得一屯煤之所。於檀香山左近者。已非一日。前數年。倘非美國政府出而指阻。則潑爾一港。早已入其掌握。外部官吏及水師員弁。皆謂觀於英國前後舉動。其不能不於太平洋據一海島之意。已彰明較著矣。惟據外部目下所探得之情形。尙未詳備。此事究竟如何。一時不能妄決。須俟考求實在。方可定奪。西華爾公使電傳之語。亦僅得其梗概。其公牘必能詳細言之。大約本禮拜內。可到華盛頓。而華盛頓之閔閔以望者。不啻農夫之望歲矣。

日本使署。一隨員論英國據配爾墨哀拉島曰。英國此舉。我日本政府。一無所聞。前於美國欲收屬檀香山時。我政府竭力爭之。并謂美國倘開其端。他國之貪得土地者。必將紛紛繼至。曾不旋踵。而英國果有此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美於檀香山事。尙未議妥。而英美又將爭於配爾墨哀拉島矣。英據此島。於我日本無甚出入。而觀奔局外。致足樂也。

日官知自主之國應有之權

日本朝日新聞報云。丹國駐劄橫濱署領事葛倫君。接到上海丹領事公文。稱卸任

譯橫濱日日西報 西八月十三日

天津丹領事斯德耳葛蘭舞弊攜去銀四千圓及金鋼鑽珍珠寶石等貴重之物現
在附一英國輪船至日本請即拘拿等因葛倫君當即照會神奈川縣知事請為拘
拿而知事謂日丹並無互相交犯條約故峻卻之詎葛倫君竟請英領事出票自上
輪船拘獲知事聞之即派員查問查得往拘之時並非執有英領事票惟得英領事
允准以犯在英船也知事遂即派員往晤葛倫君告以拘拿斯德耳葛蘭有違公例
請即釋放領事答以拘拿該犯奉有公文斷難釋放云云雖知事一再婉勸謂此事
實違公例關礙日本應有之名分而領事仍固執如前不獲已知事祇得行用公文
嚴詞責索且謂所拘之人非實犯係疑犯尤不應拘乃行文之後西報登有斯德耳
葛蘭取保釋放之說果然則該領事更屬蔑視我國名分蓋我所索放者疑犯而渠
則儼然以實犯視之指取保而言何其謬也十一日知事復行文索放而尙無回文聞領
事因不知辦法已稟請丹公使示奪矣傳說知事問領事該疑犯何在領事竟不
告知何其無禮一至於此現聞日官已訪知該疑犯之所在飭令警察即巡捕嚴行
巡守矣

朝日新聞報云神奈川縣知事與橫濱丹領事文移往來一無端倪乃於本月十四
日文牘截然而止初知事之索放斯德耳葛蘭也丹領事答以原贓已在斯處搜獲
拘而審問之乃本領事分所應為知事覆問所云之贓何來必先犯罪而後有贓罪
既在中國所犯則不得在日本查究且日丹無互相交犯條約今貴領事在租界之
外拿人是蔑視日本也領事又作一答畧謂拘拿該犯實無不合例之處往來辯駁
是空費文牘耳嗣聞領事於十三日訊釋斯德耳葛蘭因無實在犯罪證據按此事
不問斯之犯罪與否自始至終丹領事皆蔑視日本之名分十四日知事送一哀的
美敦決絕之言至丹領事處伸言領事所為均不合例一拘拿斯德耳葛蘭不合例二令
斯取保不合例三審問之不合例末云既屢索而不放惟有從此決絕具報政府聽
候辦理云云於是知事與領事之往來文牘乃絕知事即將全案情形飛報外務大
臣由外務大臣與丹公使開議日日新聞報云雖神奈川縣知事於此事甚為堅決
倘丹領事自認不是負荊請罪則此事當可渙解也

日人論俄日高情形

譯高麗西字月報西七月

俄日交際東方報章皆深論之而論中無不以高麗為主腦非謂高國之足論也以其國之形勢樞紐亞洲關繫全局耳東京日人西字報云日本既立高麗為自主斷不肯讓別國稍有侵蝕其自主之權夫俄所求者無他惟欲得一冬令無冰口岸於太平洋之濱耳苟俄國得此口岸而無礙於日本則於我固風馬牛也且俄之所以

欲得此口岸者亦出乎人情之常不宜阻撓倘阻撓之則知治河而與河爭地將有一決而不可遏之勢是則除高麗爲日本卧榻之側不容俄國鼯睡外他處口岸可聽俄所擇日本不必過問也夫日本之所以欲保全高麗自主者良以日高相倚爲命保高卽所以保日也

英議院宣言拒俄助高

譯橫濱日日報西八月十一日

西七月十九日英國外部司員克生在倫敦下議政院宣言曰方今東方急務以竭力扶持高麗自主爲第一要義高麗政事斷不能使俄國越謀高麗土地斷不能使俄國歸併萬一俄高連合則有事之秋高麗各海港必爲俄人退步之地各國權勢不能相衡而俄則雄長東方以鞭笞天下舉足左右便有重輕關係大局匪淺今後倘俄有如此舉動我國必須力圖自保云

按英君主登位後六十年慶典日本特派伊藤侯陪侍有棲川宮親王前往致賀者不無他故各國西報紛傳英日聯盟今觀於英外部司員宣於議院之言西報所傳殆非虛語歟本館識

俄員抵高

譯橫濱日日報西八月初九日

日本讀賣新聞報接西八月初七日漢城來電云高麗向俄國聘用武員訓練御林軍西七月二十七八兩日俄國武員三人候補武員及軍中需用之人十人已抵漢城日本三等公使加藤君知之與高麗外部大臣文移往來辯論此事後據高麗外部大臣復稱當與兵部大臣商酌再行裁答今外部已繕就覆文其詞曰高麗招用俄兵本有自主之權日本不得干預其事此函卽於今日送至日本公使館矣

俄法設輪船公司

譯京津西報西八月十四日

傳聞俄法商人擬集衆合設一快輪船大公司由俄國口岸往來於中國現已呈請俄國戶部大臣矣

高麗入會

譯京津西報西八月十四日

高麗以自主之國見於泰西各教化之邦者未久而聞其已入萬國郵政公會曾幾何時而克自樹立如此殊足多也

暹王游歷

譯倫敦中國報西七月十六日

西七月初九日暹王離莫斯科初十日回抵丕透好夫暹太子扈從於王王引之見俄皇及后前禮拜日晚有瑞典特派接王之船名剖利埃乃及四司回司達者到王卽乘之而行前往瑞京斯託克霍耳門俄皇伴送至克郎司太特脫俄國海口離聖丕透司下不遠王游瑞典畢卽擬至丹國京城科烹海根謁其君后再與從臣二三十人乘暹王坐

船抹黑埃卻克利。赴拋刺毛乎司。英國海軍屈指是月二十八日可到。王至其處。駐泊司
匹脫海特。與拋刺毛乎司東西相對之師船。當聲礮迎王。卽於是日乘專車至倫敦。午後可抵拔
肯海姆宮。留城中數日。卽赴泰潑落考脫離宮。然後至海島離宮。恭謁英君主。王在
英國。須過八月後。始再作客於他國。自西九月初一日起。半月內。王擬至和蘭比利
時兩國。和蘭攝政君后。預備王宮。爲暹王備駐蹕之所。比利時王亦已諭令預備供
張云。

乘球探極

譯公論報 西七月廿三日

西七月十九日。倫敦斯登達特報言。盎特爾於一禮拜之前。偕司脫林罷克及勿關
格耳二人。自斯必次勃阿根。在臘威國之北四百英里同乘氣球。往探北極。三人以爲有志竟成。
終可以不虛此行也。路中所需之物。凡能預計及之者。悉載入氣球。攜之以行。計程
自動身之處。以至北極。約有六百英里。倘既抵北極。而欲覓一可以停頓氣球之地。
亦尚有六百英里之遙。長天遠闊。大非易事。所幸者。其行時。時令甚佳。北冰洋一帶。
終歲皆水。而夏至以後。該處有日無夜。氣球前行。雖有水而常得日光。且不至黑夜
漫漫。昏暗不辨。其氣球每點鐘。約可行二十二英里。計於三十點鐘之內。卽可以至
北極。然風不可恃。未必能如願以償。目下南風已轉爲西南風。大約所乘氣球必在
西伯利亞之東矣。北極之行。全賴南風。而風轉變不測。最難預定。氣球又不能逆風
而行。祇得隨其飄蕩。惟有或高之。或低之。則風力稍殺。或可稍自駕馭。然其力亦甚
微。亦不能任所欲往。倘今後東西北風。轉變無常。恐氣球永無到北極之日矣。故三人
此行。苟能安然無恙而歸。述其所見。或有可以發明格致學問之處。已爲幸事。至若
必欲抵北極。余私度其未必能也。惟其心雄氣壯。志甚可嘉。倘能回國。國家應有
所賚以榮之。瀕行之時。謂去後將以鴿傳信。迺行已一禮拜。而消息杳然。倘日內仍
無音信。則三人恐未必尚生全也。第瑞典國君主。極注意於此。竊願有以慰君主之
心。而毋使其失望於後也可。

曷格司射光

譯美國格致報 西七月廿四日

美國開力福尼亞省。有醫生名郁克姆者。以曷格司射光。西人卽勤以新法製成一種機器名曰曷格司射光
凡人身及金類。經此機照一病人之瘡管。並用照相鏡。攝留一影。當照相時。病者之
器。一照卽能洞見其蘊。旁偶有一石。迨照畢。曬上紙片。以察瘡管之病。則見身旁之石。中現斑點。遂察出石
內有金。乃知此曷格司射光。非特能照人身。無微不見。且可以察石中之蘊。醫生
今得此法於無意之中。自是而後。凡地學家金石家。皆可持此以考察各種鑛產
矣。

又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八月十九日

倫敦威斯明斯他報言近日法國稅關試用曷格司射光以驗貨物行李其中所藏織悉靡遺而偷漏私運者無從作弊矣當試用此射光時圍而觀者甚眾見其器如一小千里鏡以鈾鹽之類揸擦其玻璃然後用以照物照時見有一盒上標一籤曰資器以此照之中現蛋形資盆一又有一包標其籤曰鞋復以照之見內有女鞋一對旁有圓球二訝之啟其包則杏子一枚携自埃爾期里阿者亞非利加地在又一盒題曰貨樣關吏頗疑之以平時私帶紙煙雪茄皆曰貨樣試以照之果埃及紙煙三盒每盒百枝并英國自來火二盒斯時觀者如堵咸嘖嘖稱奇以為見所未見且皆稱便不置云

剖腦療瘡

譯橫濱日日報西八月十四日

美國紐約倍爾佛佑醫院近醫一女子腦中毒瘡誠有起死回生之功紐約有一女姓哈登勃勒克名秀蓀年二十有九家貧備為店夥得薪水以養其寡母卡落來因母女二人相依為命比來此女忽得暗疾其患在腦遂如倍爾佛佑醫院求治於好意脫醫生該醫生本為外科聖手其藝之精更無出其右謂之曰此病腦中有瘡須用刀剖開腦壳取出其毒方可以保無虞否則必致命不可以救秀蓀初尚猶豫繼

思寡母在堂賴其度日倘一旦有不諱母將何以為生乃決計求治聽醫所為初服蒙藥後昏迷不省人事好意脫醫生即以破腦之針破其右邊腦旁一孔取出腦旁一小骨復另以一細針針旁有刀可割者由所破之孔探入取出如巨大之腦一粒驗之腦中果有毒瘡一如其所言幸此毒瘡僅如濃漿尚未凝結其質猶軟倘漸大漸硬即為不治之症矣目下療治尚早不必用刀割刮但以溫水噴灌入內其毒悉從右邊針破之孔流出醫生云其毒流盡夙疾即瘳而且強壯如昨一經洗滌可以立刻奏效如一極疲弱之人從浴盆中躍然而起也須臾該女子秀蓀果如醉方醒如夢初覺而神清氣爽頓覺逾於平時初啟口便問曰老母何在霍然而愈一若絕無所苦者醫生之技誠進乎神矣

路透電音

希臘應付土耳其之賠款尚未議定和議因之不能速成○中國向英國呼來極晤孫公司借款一千六百萬鎊議定長年利息五釐以九十五鎊作百鎊盛京卿已代國家於草合同上簽字西八月十六日土希和議又生枝節因土人欲在賽色利暫佔一地待賠款逐次交清而後土兵始逐漸退出各大國允之而英國獨不允西八月十八日○法總統起程赴俄國聖彼得堡有人於巴黎豆南街暗藏一匣中貯炸藥及釘欲以

傷害總統而藥發時總統過藏匿處已數秒鐘幸獲無恙○土耳其首相辦公之所
如中國之軍機處有人暗置炸藥於其下猝然轟發死一人傷數人西八月十九日○美國外部大臣
休門覆日本末次來函語意甚為和平且云日本各分美當慎保之使無損失○土
耳其銀行願以金磅一兆假與希臘為第一次交付賠款之用○英國滅魚雷船司
賴休及巡艦飛登因天氣迷漫在英國海相碰司賴休受傷甚重西八月廿一日○英相沙
力士勃雷於土希和議與各大國意見不合各大國皆非之謂沙公欲散連橫之局
現在正相持不下德國謂善色利退兵一節若不從眾議則德當退處局外不復與
聞○土人殘殺阿迷尼亞基督教人之役各大國允為辦理而遷延不動至於今日
阿人不能待貽書各國公使曰若待已久影響絕無各大國不為之圖當自圖之西八月廿三日○法總統已抵聖彼得堡俄人款待之甚殷○美國麥價騰貴美銀其價值倍於西八月廿四日
一圓祇易麥一斗○英相沙力士勃雷擬會同各國為希臘籌借款項以賠兵費
希臘入款由各國管理俾可照付利息西八月廿四日○沙力士勃雷之意各大國皆韙之
現正稽查希臘入款何者可用以歸還借款○美麥價漲英麥即隨之而漲每誇脫
英石四需英金二十七仙令○俄國於不透好夫設筵享法總統主賓酬酢惟言總
統此來將以結兩國之好絕不及聯盟事西八月廿五日

東文報譯

中國及俄法英關係

日本古城貞吉譯

譯世界雜誌 西八月一日

近時中俄之關係切要盡人而知而俄國於亞細亞洲懷抱南下之雄志亦益彰著
中俄密約之事登於北清日報中東西兩洋喧傳不已而中國政府與中俄銀行合
同立議將設中國東部鐵路蓋密約之意亦於此間可以窺見一斑矣今且畧說該
鐵路條約之來歷及鐵路情形曰千八百八十六年俄先皇發詔云須擇捷路以安
設西伯利亞鐵路蓋自俄京至海參崴從斯土連地士奚經由滿洲為最捷之路於
是乎俄人以謂須用強壓之策以拓地於中國會中日之役與俄人翹足而望謂機
可乘也即先開強請之端於中國中國亦竊懼俄人侵犯欲設鐵路自山海關經過
奉天吉林齊齊哈爾等以至俄境而陰備於北方豈意中國欲利用俄國而卻為俄
國所利哉俄國既約敷設鐵路意謂是即併吞滿洲之前導於是簡派官員踏勘其
地且稽考其情形該官員等查畢回國覆命到偶的都沙撰文登俄國新報其中有
言曰現在滿洲之人以中國東部鐵路相聚而言用為談柄中人等謂此鐵路竣成
之日必於中國商務及農業大有利益中心悅甚假如舉滿洲全土以屬俄國版圖
則渠輩必悅服從命可知甚且斷其辮髮以歸化於我俄國亦意中事耳嗚呼何其

言肆無忌憚之甚也。俄國各新報皆傳鈔此論。及後訂鐵路條約。中國果爲俄國所牢籠。而不自顧焉。豈不極可愍乎。昨年八月泰晤士報訪事員云。某大員揚言云。雖一任俄人敷設鐵路。本不足爲憂。俄人雖蓄異心於中國。有併吞疆土之說。亦不足恐也。嗚呼。中國不自危。而使人起哀思而代憂之。如此之約。豈終永爲中國之利哉。其必有噬臍之悔也。

中國東部鐵路公司。將敷設之鐵路。足以代西伯利亞自斯土連地土奚至洽洽魯夫卡之鐵路。其間約千六百六十俄里。一俄里須俄銀九萬留。俄人初欲築西伯利亞鐵路。卽擬自斯土連地土奚。至洽洽魯夫卡。嗣以工費浩大。頗難告竣。於是乎始屬意於滿洲。蓋經由滿洲而築鐵路。則工程稍易。所須之費。約五萬留而足矣。如此則不唯節省經費。而工又能速竣。蓋西伯利亞鐵路。在中國屬土內。有千四百二十五俄里。沿途天氣。旣不甚寒。地質亦稍豐。一如松花江附近一帶之地。最爲肥沃。產出穀禾極盛。足以養沿海之民也。查中國東部鐵路公司章程。有云。該公司已經稟明中國政府。准其開鑿煤礦。或營商工業及礦業。亦無不可。噫。是俄國假一公司之名。築鐵路於中國地方。又兼擬開礦業及商工業於中國。故訂此約也。其遠謀雄圖。匪夷所思。蓋設立該公司之任。雖全託之於中俄銀行。其實權全在俄國掌握矣。

又章程有云。該公司開鐵路之後。八十年。中國始可得專管該鐵路。嗚呼。八十年後之中國。果何如哉。試細思中國國運。思過半矣。且夫該公司之設。何嘗不起見於俄國之利益乎。成此路後。俄國得利於其商務及軍事之上。決非尠少。試看該鐵路章程。則大分明矣。安見中國之利。果有若干乎。唯不過曰八十年之後。專管該鐵路耳。試觀中國現在情形。殆爲極衰之運。行見埃及土耳其之覆轍。卽在目前。誰謂八十年後之中國。猶如今日哉。該章程又云。中國政府。於三十六年後。有可以購回該鐵路之權。信如斯言。則須及今清辦其資本。及各項所費之資。今中國財政極困。力豈能及此哉。立此條款。不過掩耳盜鈴。爲空中樓閣。以飾觀耳。某大員本以慧眼稱。而不能察俄人陰謀至此。豈不極可怪乎。

吾人擬觀察東方現情。以卜其將來如何。須考察俄國版圖。及其地勢。何則。其國接壤於中國北位。蠶食隣邦。拓地於亞細亞洲者。三百餘年矣。中國瞠焉不知設法抵禦。卽如千八百六十年。中國割與黑龍江及浦里莫斯科洲等於俄國。又如千八百七十年。俄人畧取中國屬土克兒沙亞洲。蓋昭昭在人耳目。雖質之中國大員。其辭亦不能逃遁。西伯利亞一帶之地。平原廣漠。氣候寒冷。未墾拓之地極廣。其面積有五百五十八萬九千二百八十九方里。而旣墾之地。不過十二分之一。人口有

六百五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一之多。然俄種居其十分之六。在黑龍江岸一帶地方。每年夏季三個月。多淫雨。不宜耕作。穀不甚登。在東方接壤於滿洲之地。一歲之中。多濃霧深鎖。濕氣太重。故當植物茂盛之時。農民不得不遠離其田圃而去。如西伯利亞之地。無有毛革礦山等之天然美利。又俄人無放囚徒於此地之事。則雖管有此地。未見能收其利也。唯至滿洲。則不似西伯利亞之瘠。北邊有山脈聯綿。可以遮斷北面之烈風。在十年前。其人口約二千二百萬。即齊齊哈爾人口約二百萬。吉林約八萬。而遼東地方。則約一千二百三十萬人。產物不獨出穀禾。又能產棉花藍靛及烟草等。蓋以農產之物為主。莫斯科報訪事云。俄國沿黑龍江岸七百五十餘里。凡物皆取資於滿洲。即如獸肉及穀禾等。多係滿洲所產出之物。而以愛輝為商貨聚散之要地。不得不著意於此。由是觀之。俄人垂涎於滿洲。豈偶然哉。蓋洵不得已也。

去年八月四日所刊泰晤士報論中國某大員有曰。某大員生平得益於我英國極多。蓋有出於意料期望之外。然我英國威信之在北京者。現已失墜一半。中國政府不知何以於英國則疑惑之。獨於俄國則深信之。至誠感謝。其餘諸國。則交情稍疏。雖然。倘我英國幫助中國。且假以有形之具。即總稱貨財銀幣等也。扶植其獨立。使他國無敢

或侵其國權。則中國必德英國。威信亦必立。然後庶可以驅逐列國。此舉誠在英國人民之手也。或曰。中國何嘗不計及哉。中國某大員到英京時。語英相以此意。英國上下未嘗有思出此策者。則其無遠志可知耳。中國以此種之議。商之於俄。則俄國家必應允。意者中俄密約之端。起於此乎。中俄既訂密約。而旅順大連等埠。非復中國之有矣。中國之意。為求假外援。故立約合同。遂不覺將管有兩埠之權。已陰移歸於俄人之手。豈非愚之極乎。嘗讀聖書曰。埃索困於饑餓。而不得食。見其弟有麵包一片。欲乞得之。即讓弟以一家貲財。中國之事。何以異此。夫旅順大連兩埠。非在中國本部之外。實屬滿洲也。俄先時意中。欲俟中國瓦解之日。瓜分此大國。而得其一部。然須早奪此兩埠為基本之地。有所據依。其立心不過如此。今忽立此密約。則俄國併吞滿洲。亦在其意中矣。彼所謂中國東部鐵路者。雖名稱中國鐵路。而其實則為俄國鐵路。非中國所有也。俄人屯軍隊於鐵路附近。縱橫穿過滿洲之野。直到山海關。即接續中國北部鐵路。以直到北京。是舉中國任俄國頤使耳。且其假用膠州灣。是欲舉中國在黃河以北之屬土。盡服從己也。若夫朝鮮。更不足言。其為俄國俎上之肉。本非始於今日也。唯中俄銀行。別有一種專權。為俄國謀甚密。異時席捲滿洲。歸俄人之有。必在是也。苟俄人新得民於滿洲及朝鮮。是俄國新添人口。約四千萬

也。率此等之民，以臨極貧弱之中國，責以清債，問以種種口實，則其勢必猖獗如火燎原。歐洲諸國，亦豈能坐視俄人所為哉？嗟乎！俄人張羽翼於東方，較之於土耳其及波斯更甚。他日中國為俄人所蹂躪，必有過之無不及也。

俄人汲汲謀中國，中國瞠焉不知。法國早見俄人所為，必關係法國利害不少。費瓜樓新報論云：近時喧傳中俄密約，如此說不出於子虛烏有，則俄國勢力之大，可為一大驚焉。我法國由來稱雄於四方，雖卓然為列國所環視，大異從前。然中俄訂密約之事，果非謬傳，則所關係我國形勢，甚非尠少也。我法國垂涎於中國南方日久矣，曾屢逼中國政府，擬為中國募公債於法國中。一如俄英德人等所為。北清日報在北京訪事云：法國公使將五條款發議於中國政府，其第一第二第三條，即言法國為中國募公債，必以法國為證保。第四條云：法國須監視中國關稅。中國宜委任法國以此事。第五條云：中國須允准法國設鐵路於中國南部內地云云。英人赫君久已總持利權於中國，儻法國能監視中國關稅，則現為中國總稅務司者，將辭其職乎？英國所現有於中國之勢力，將任其日有減色乎？如中國政府聽法國所請之條款，則法國於中國，足以握財政之權，亦必與俄國無異。意者法人亦必鑑故事，用俄國築中國東部鐵路之例，而攫取中國南部鐵路之利權也。必矣。如此，中國已為

俄法兩國所扼吭，警猶背深淵而前，豺狼耳。況中國情形，東西南北，猶四面盡張網羅，任其密布，無一面可以逃出，甚矣其危也。中國既不能毅然拒絕法國所請之條款，唯允准法國東京鐵路，自法國境，蘭蘇附近，至中國廣西省龍州地方。龍州為西河通航之區，其商務頗殷盛。於是法國非武斯里兒商會議築鐵路事，蓋法國據干八百九十五年六月所訂之中法條約，以得其利益也。法人意謂，夏未至而燕鳥先至，法所以得利權於中國之端，即啟於此也。自中日和議成後，中國稍稍欲開礦務，雲南、廣西及廣東等礦產極多，欲攬其利權，惟法國至便，即須託法國從事此業。故法國外務大臣演說於下院云：中國向假利權於外國，一從舊貫，至今不改。有如礦業，尚因襲者久矣。我法國當先得其利權，中國能假我法國諸公司及工業家開礦之事，則我法人宜如何喜悅慶幸，共浮一大白焉。

俄法同盟實情

譯國民新報 西八月十五日

美國前駐紮法京公使癡斯地是氏，論俄法同盟實情，登之北美評論報，頗切實可資參考。論云：法國所以訂俄同盟，蓋實出於不得已也。蓋足使法國地位增重也。法自改民主之後，其世家大不便，議論紛出，或云法國現情，已下入第二流國之羣也。或云法國在千八百七十年，一敗塗地，而致為三國同盟所窘斥也。或云法國國運

之類兆既見矣。如彼人口年年漸有減色，亦豈偶然哉？或云法國將失墜，其國家爲第一流國之威嚴勢力，未嘗不由在朝有司之蒙昧愚庸也。今且姑不論其因果所起如何，如法國果有落第二流國之羣乎，則必法國自主之宗旨漸滅，而武斷之勢力復興之時也。苟如此，則法國之文明教化及各種文藝人情等，烟散霧消，而歐洲列國之人，不復稱法人之政治文學，巍巍霸權，立見其消沈於寒煙荒草耳。雖然，法國現情有使人不堪憂念者焉。法之在朝有司，雖日以發揚國家光榮爲念，然岌岌之勢，非亟一變現情，則國家之命運，未可測知。其或遂至不可救治其病患，亦未可知也。法民何忽懷如此憂念哉？則由於俄法同盟之故也。夫俄法同盟者，果有盟書乎？抑不立文字乎？此法民所以疑怪也。或云同盟之事，兩國之間，必未立文字之約。我法國於實際，大失獨立之權，其所爲外交者，一爲俄國所左右耳。嗚呼！是豈法民自主自尊之念所能忍哉？俄法同盟果有益法國幾何哉？往歲馬關條約將訂於中日之際，法國爲俄所挾制，左袒其議，以蒞日本。日本之與法國交親，既年久矣。於斯時也，苟日本竟拒絕俄法德所要挾遼東之事，則法雖與德有宿仇，亦將聯德而啟釁端於未曾違約之日本。有斷然者，然其苦衷，難以白於天下也。外務大臣亞訥得於代議院辨明此事，有云：法之爲此，是出於不肯俄國之意也。自是之後，法國日就

屈辱之地。國中志士，亦漸唱俄法同盟無益國家之說而不已。然法國內閣每作辭云：俄國當助我法國，使英國撤兵於埃及也。其所以爲口實，雖如此。然不過以藉口焉耳。非真能如是也。法國所期待於俄國者，俄國未嘗懷見諸實際之念。是俄國玩弄法國於股掌之上也。所謂埃及之事，俄並無助法國之心。前俄皇親到法，所以酬俄法同盟耳。並非有他也。英國駐紮俄京公使溫昆諾兒氏，嘗訪俄外務大臣魯馬能務。魯馬能務頗論議英國之埃及政策，溫昆諾兒氏詳筆記之。次日將所談論，示魯馬能務云：將具報諸本國政府。魯馬能務固請止焉。蓋俄爲法謀也。其意謂所以酬法國致力於馬關條約之際也。密蘭氏者，法名士也。現爲代議院長。客歲在議院問外務大臣亞訥得氏云：俄法同盟於法國危急之時，果有何等之益乎？今我法關係東方之事，任俄國所爲，而不復省墜落我國威名利益。即俄法同盟，是不過增法國不利耳。亞訥得氏對曰：我總統福兒氏與俄皇交頌該盟之成，聊可以增榮耳。嗚呼！頌辭果何益於國家，唯爲此虛榮，致託一國之運命於此，豈不殆哉？亞訥得氏此言，頗招法民之嫌惡，怨尤焉。俄國外務大臣魯馬能務嘗爲養痾故，至法國與亞訥得氏會晤，論東方交涉密約云：法國不干涉土耳其國內政，惟墨守此約。故土皇擅虐殺屠戮，亦如不知焉。於是乎法國失此好

機會不復有稱霸於東方之事。一任土人虐殺亞兒美尼亞人而不加禁制。則保護羅馬教會之名。果安在哉。不啻失其名。實失其當務也。俄國視土耳其則不然。俄本欲併吞其國。其深意豈難窺測哉。唯列國屢起。共阻礙俄國欲行之政策。故未能伸其素志於土國。乃姑變其併吞之計。而為保護之名。不為之變。內治整頓。故土皇歷世之遺圖。因仍至今。而毫無振作。蓋欲使其國失政釀亂。虐殺相踵。以至土崩瓦解之極。俄國所以待土國。實在此也。千八百九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法國駐紮俄京公使門的伯樓氏。報告其政府云。魯馬能務見亞兒美尼亞之事。謂無論該地有何等之變。決不以強蒞土皇。俄法二國之於土國。蓋概如是耳。抑法國宜執之方向。果何在乎。曰有二耳。蓋法國非獨立獨行。不假助於人。自勇往奮前。以保維其國家之獨立。則莫如與俄結和親。以賴焉。然如此之事。係前古未曾見之題目。其作法宜出於何途。恐地球國民。未曾有前例也。法國人民。嘗遭遇戰亂。又苦於內訌。厭亂而思安。又其國介於敵國之間。故訂俄法同盟。欲以扶植其國家之獨立。洵出於不得已也。的埃兒氏於普法戰後。嘗歷訪列國。上京深考列邦大勢。既歸國。揚言曰。嗚呼。我法國孤立無援。豈得求免於他國哉。蓋自是之後。以至俄法訂同盟之時。無強國為之奧援。其危急不安之情。不可言喻。今雖有此盟。仍未可稱國家遂有泰山之安也。何則。俄也者。專制之國也。風氣未開。尙多野蠻之行。而法雖以自主立其國。然執政不能假外交以助內政之威嚴。使利益確有把握。則恐不能終守此盟約也。總之。俄法之間。情志未嘗齊一。又未嘗同其政治風俗。法何能安枕乎。然苟有一大政治家在法國。則雖如此之同盟。或可竟轉禍為福。亦未可知。雖然。法至今乏其人。一任從俄國所為。屈抑於俄國權力利益之下。國勢將陵夷。百事將日非。嗚呼。其奈之何。

布哇事件問答

譯國民新報 西八月初七日

日本大學教官法人路本氏。邃於法學者也。頃者有答人問布哇之事。蓋日本之與布哇有交涉。非一日矣。近者布哇與美國將合併其國家。各國狐疑並生。於是乎紛紛之論雜出。日久不決。有一外國居日布之間。議調停其事。路本氏與某君問答之言。蓋關於調停之事者也。爰開列其所問所對如下。問者曰。聞所關日布之事。將由各國出而調停。先生所見如何。對曰。以余所見。調停本屬當然之事。余固望日布兩國。亟出於此途也。問曰。或謂調停之事。似傷損日本國威。然平否乎。對曰。豈其然哉。作如此論。無稽之至。夫國家之重名譽。與昔日之見頗異。自中日戰後。蓋有變遷於其間也。故今日列國為爭議。亦自異其法。意者日本之於布哇。須定是

非於言論之間。是實歐美諸國所爲向例如此也。問曰。雖然。如一國服從第三國。所謂停之議。則於其國之主權。豈無所污損乎。對曰。主權者。不存於法律之外。今有一人曰。我不服我國所行之法律。豈爲至當哉。惟必服從其國之法律。乃始爲一國之良民。以維持一國之風俗也。使有一國出而調停於兩國之間。則服其所斷。未必有損國威也。我日本服從外國調停。而能守其信。則日本名聲。却從此益盛。可必也。自來外人動輒謂我日本人好勇。今宜守此誠信至道。以釋外人之妄議。亦不可不知也。問曰。先生著書曰。請調停於外國。須請數國合議同定。乃可信從。其理如何。對曰。蓋有數端。一曰。以實際見之。自今世紀之初。宜託數國君主或總統。出爲調停。僅託一國。亦或有不能調停。故託數國。以待法律學家執至公平之見。則能免種種之窒礙也。二曰。如僅託一國。則其君主或總統。必委之於其大官。卽多付之司法大臣或委員等。以當其任。此等諸員。本不以調停所託之件爲深念。歷觀前事。或倉皇斷決者有之。或漫不經心者有之。類不能權其重輕。歸於至當。況未必無私心存於其間也。惟有選精通公法學士當其任。或庶幾焉。凡此諸說。非獨余一人之私言也。三十年以來。唱道此說者。前有利伯兒氏。其他卡兒伯氏。伯龍出利氏等。亦相承多所暢論久矣。蓋調停之事。關係非輕。必如此彼此同得利益。始見公法公理之當也。

伯拉西兒風土記

譯日本新報 西七月廿六日

日本移民公司某君嘗抵南美洲。親視察伯拉西兒國風土。而回語人云。該國面積六百萬方英里。人口千四百萬。有小州二十。其國行共和之政。現總統爲謀路易氏。首統共和黨。政黨分二。其一爲立憲君主黨。現值共和黨執政權之時。此黨人等多居國家樞要之官。分知各州。其權頗重。儼然成小總統之勢。蓋內輕外重之弊。致此也。從前本爲君主行王國之政。中葉以來。變法爲共和之政。立憲君主黨。本多該國貴族兼富貴產。以漸進爲宗旨。現雖在失意之中。然其勢力。亦有隱然不可侮者焉。其國語言。用法語或葡語。雖英語爲地球通用之語。而卻不通行此國也。故欲一游而抵於此國者。須操法語或葡語。其風俗似葡萄牙國人。男女風采。驟見如葡國人。及細觀其情形。則知衣服學法人。飲食學葡人也。又頗尙豪華。首府里俄的耶濕樓。居屋悉爲石造。殆有游法京巴黎之意。及進房屋之內。則其不潔。不可言狀。又有一種可怕之風土病。曰黃病。故該府居民。家有富貴。或官吏等。則多住桑母。距首府約四英里。空氣清潔。每日從此地至首府。了公事之後。乃復回焉。故雖各國公署領事館等。設在首府之中。而其領事。則每日從桑母到首府。以辦公事。俗好彩票。即呂宋票之類。

國家亦不禁止。且加抽其稅。或國家自爲此舉。從俗尙也。國中尙無兵備。非本無也。蓋雖有猶無也。何也。以未嘗見有宜備之外患也。前七八年。與隣國巴拉改相鬪。然未可以戰爭視之。所謂兵備者。唯有常備軍數隊。及軍艦數隻。至警捕之事。亦頗完整焉。其產物以咖啡及煙草爲輸出品第一。藉英法及其他諸國船舶之便。輸出外國。首府之中。雖有造船所。然未有船舶可以資利濟也。又該埠有紡織局七八所。鐵路數條。而該國政府。管其中部鐵路。現時歐洲移民於此國。以意國爲第一。葡國次之。德國又次之。蓋三分而有其二。意國也。從事農業。如種植咖啡及棉等。屬意國人居多。葡人多在各地埠頭搬運貨物。德人則多木工瓦匠等。蓋德人長於工匠也。各國移住在該國之人數未詳。唯於桑火兒州約七萬餘。日本人抵此國者極少。今將移千五百人於該國。蓋已有夙約也。此等之民。到該國之後。總從事農業。卽種植咖啡也。種植咖啡。法頗簡易。其功亦不似布哇種糖類物之勞。該國南部多產咖啡。地在北部則多產糖烟樹膠。在中部則產金及金鋼石等。然以咖啡爲該國產物第一。每輸出之於歐洲各國也。我日本宜輸進該國之貨。如米及雜貨。必有利焉。該國本以金幣爲制幣。近年以來。其政府屢濫發紙幣。於是紙幣之與金幣。差其價格。而不能畫一。其弊頗極矣。

銀價賤落之由

譯東京日日報西八月十一日

日本將行金幣本位制。而地球銀價之賤落極甚。其故何也。請嘗試論之。蓋金銀價所以見有大差。不獨銀價賤落。金價亦實漲貴也。何則。近時金價所以漲貴之故。厥有數端。比年俄國頻購金蓄藏國庫。其深意所存。旁觀未可以驟測。或曰。俄亦擬更革幣制也。雖然。俄國購金之多。決不止如或者所說也。現自本年一月以來。俄國託德商購金極多。現查其所貯藏於國庫之數。爲一億一千萬鎊。卽當我十一萬萬圓也。地球貯金之多。當以俄國爲第一。顧俄國行使紙幣。卽銀不過十萬萬圓左右。而現貯藏如此之多金。且其購之尙未有已。則其志所在。非爲擬更革幣制。而擬準備於戰時之用。昭昭明如觀火矣。意者。異時俄國與他國從事於干戈戎馬之間。其所貯藏之金。卽爲支應四方之用。源源不斷。必至如千八百五十年之交。大發金礦於陀里啡兒爾亞及澳洲等時也。由是觀之。近時金價之漲貴。俄國購金之多。先爲其第一因也。又奧國亦頃來購金。擬以安固其幣制之基本。所購之金。亦極不貲。是亦金價漲貴之第二因也。我政府既取中國償款金於倫敦。又命正金銀行購金於倫敦。現自本年一月至五月。所購之數。爲六千萬餘圓。悉送回本國。嗣後尙且購金不已。蓋亦爲第三因也。凡此三因。是卽使倫敦金價漲貴也。雖然。果何以知其事之

不差乎。曰觀自南非洲及澳洲地方等。輸進英京倫敦之金藏。在英蘭銀行者。即英國樞隨納隨出。不稍暫留。即輸入日俄奧等諸國。試考查此中實情。即思要銀行也過半矣。

金價漲貴既如此。而銀價之賤落。理有固然。非不得已也。況又有銀價當賤落之三理在焉。一曰。頃來日本政府。不復購銀。又有將賣所貯藏銀之意。外商見商機極敏。故致銀價賤落也。二曰。印度政府。近亦廢購銀鑄幣之事。又美國有開銀礦人等。近來各各遽賣銀於市場。雖其意所在。未可驟知。蓋必有所見於商機也。往時美國度支大臣來滿。奚氏。因市情不振。擬設法挽回。屢演說於各地方。中有言及幣制之事。銀鑛家等。乃察金本位制。謂必能行於旦夕。故遂計及此也。三曰。頃來中國輸進銀極有減色。亦為銀價賤落之一因也。要之需金愈多。即價漲愈貴。而欲銀之漸減。即亦賤落其價。乃至成爲金一銀三十六之比例。蓋爲古今未曾有之比例差也。意者銀價將來之情形。恐不能復漲貴也。理財家某君所論如此。

家分文帑項。從前用去各項。仍由該三員先行賠繳完官。一面勒限一月。將租去四船。自行設法索回。倘再逾限。即照四船。奏定原價。責成該三員分賠著追。決不寬貸。各等因。奉此。查此事。曾經上海道與曾大人商同。邀請公正人。與我處所請公正人。秉公調處。而貴行又不照辦。茲奉前因。所有前項我所借給之銀七八千兩。及曾大人郭司馬所發香港鎮江兩處人工水手之銀一萬餘兩。統計已在二萬數千兩之外。我與曾大人郭司馬。賠出此銀。已屬萬分爲難。現尚未能湊齊。呈繳留滯在甯。若貴行再不見機速了。使我等受累。與貴行毫無益處。且我與曾大人郭司馬。皆係清官。並無家財。爾行自可探聽。若事至無可轉環。將來曾大人稟明大憲。將四船硬行收回。再與爾行評理。貴行何所挾持。豈不悔見幾之不早耶。函到務望作速。憑公正人早日清結交船。免傷和氣。至囑至囑。此問。邊列士實納大班日。名另泐。此信附有徐君名片

原告邊列士既問。畢威律師請傳喬芝雷問曰。爾是否係引港。答是。問爾是否前由信隆行派充武甯船主。答是。問爾充武甯船主。是否至該船在上海被阻爲止。答是。我奉調赴新福建船開行一次。彼時武甯船。由拂蘭母船主管駕。問爾能說交船日期。及爾接管日期否。答一交船。我即接管。其時我憶約在西六月十九號。禮拜六早起。問誰收點交清冊。點交船上器物清冊答我與大副。問爾候徐

君數天始交來。 答是。 問徐君是否於十九二十號來船。 答是。 問該清冊合式否。 答該清冊尚稱真實然不合式。 問爾所謂不合式者何。 答船上之物如繩索等類不敷用。 問此是否指機器房及艙面而言。 答機器非我所司指艙面言。 問爾能將船上缺少器物指出幾樣否。 答船自塢入江無甚繩索祇有一條已爛。 問其時該船是否掛中國旗號。 答是。 問船有船牌否。 答無。 問後來向海關領到。 答是。 問爾知發給船牌時日否。 答將開船之時約一天前。 問該船初次開行在何時。 答應在六月二十六號午前開行。 惟爐門離節不能開行。 當將蒸汽放出。 用拖船拖至江中。 問爾見桑尼。 答見拖船之時伊立在碼頭上。 問是晨伊是否在船上。 答是。 約六點鐘時伊上船驗汽門。 問此是否係驗船師應為之職。 答船出塢後向例由驗船師整理汽門。 問桑尼之傍另有他人否。 答實勒。 問後來設法開行之後機器遭損是否係實情。 答機器非真遭損不過不能蒸汽不能快走。 問該船有一次在吳淞口外七邁路遭損是否係實情。 答是。 問是否在海中。 答在長江上游。 問是否並無十分風浪。 答風波甚平。 問下水之時有無為難。 答第一次下水經過狼山灣之時船與浮錨相撞但仍開

走無事。 問船遭損後如何情形。 答僅用一副機器開駛回來。 問其時船裝貨否。 答貨客均有。 問貨客均裝回來。 答是。 問管輪是誰。 答歐子勃。 問爾能否以此為歐子勃之過抑係伊有意毀壞。 答萬非歐子勃之過。 問復狀內稱信隆諭令毀壞武甯船爾曾奉此等諭否。 答從無奉諭。 問歐子勃曾否以機器應修各項具報爾船主否。 答伊常以應修之事報我。 問曾照修否。 答從未照修。 問該船後至何地步為止。 答從此未再開行。 問遭損在何日。 答在八月二十六號。 問律師曰遭損日期我未嘗爭論。 喬芝雷稱該船遭損進上海口之後我不復願管駕初該船與浮錨相撞之夜艙面駕駛及水手人等俱入機器房充作生火之人預備蒸汽大副名福勒斯亦下去。 問至此中西官退堂訂禮拜一十二號復審。 以上第五次會審

信隆租船案於六月十三日復由中西官開堂集訊原告邊列士由担律師盤問曰爾未來上海之前在何處。 答在蘇門答拉。 問在蘇門答拉若干時。 答約九月。 問爾在該處作何雜務生意。 答非細說不能使爾明白。 担律師曰我不要知細情但要知爾做何生意。 答我之生意頗大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我由印度赴蘇門答拉創一公司振興苳蘇生意前項生意兼栽種及製造苳蘇之事此等苳蘇出

在中國及南洋一帶。問此等芒蘇是否做夏布所用。答是我與蘇門答拉之沙譚地主有交涉欲在其所屬之地栽種芒蘇與我訂立條約為所屬各縣收買我之牌記定價一萬元。担律師曰爾如欲再加解釋將來可由威律師申說現在我只要爾答我所問遂問爾在蘇門答拉芒蘇外尚有生意否。答無。問爾在該處是否自行開行抑為他人辦事。答我須細述。担律師曰我不欲詳細爾將來可再申說又問爾在該處是否自己開行抑為他行辦事。答我自己從未開行。問然則爾在蘇門答拉並不做雜務生意。答不做。問爾未赴蘇門答拉以前在何處。答在加爾吉塔。問爾在加爾吉塔做何生意。答我之生意大半在芒蘇。問爾在加爾吉塔是否設有一行。答是。問行何名。答邊列士行。問該行開設若干時。答自一千八百八十八年起至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止。問爾到中國是否因有專業。答是。問何業。答為公司事。問是否為公司振興芒蘇之事。答我在蘇門答拉有二公司一係沙潭地主所開卒無成就。問然則沙潭地主處之事並未成就。答未成就又一公司係荷國人公司。問作何生意。答由我來辦芒蘇。問是否指爾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三月底來滬而言。答是。問爾在上海自行開行在何時。答在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二月間。問前年三月

底到滬後至次年二月間其時爾有何事業。答我與怡和訂立合同振興中國芒蘇生意並訂明獲利各得一半。問然則蘇門答拉生意概無成就。答是。問爾與怡和所訂合同現仍照行否。答否。問然則此事是否亦無成就。答此事非無成就。問與怡和之事則無成。答是。問爾二月到滬開行是否專為振興芒蘇公司。答是專為此事。問經辦若干時。答至今仍辦。問照爾所說此外爾並無別項生意。答我尚有別項生意。問爾與寶勒何時合股。答在去年西二月間然開辦自西四月起。問以前爾與寶勒曾否另有往來。答無。問爾與寶勒合股時有無本銀。答我頗能拉帳。問拉帳何解。答我頗能在印度籌銀。問若干。答但生意起色不論若干我可向印度各友處籌畫。問爾行會訂立四船合同否。答訂。問商議訂立合同之事爾與寶勒孰辦得多。答二人均辦。問西四月十六號訂立第一合同之時長江通商各口爾有經理人否。答無。問所租之船爾是否擬往來長江一帶。答是但能攬水脚不論何處均開走。問然爾以往來長江為主。答是。問長江各口爾曾布置碼頭否。答立合同以前未布置。問立合同以後各口爾有無經理人。答有。問爾可將長江各口經理人姓名告我否。答皆係中國人我記不清惟漢口係希立希丁經理烟臺係沙灘

司行。天津係惠爾孫行。牛莊係班的乃爾行。問此外爾各口所有經理人是否皆中國人。答否。鎮江係一美國洋行經理。另有名愛邁雷者。前曾在領事署當差。亦係本行經理人。此外皆中國人。問爾不知其姓名。答記不清。威律師向担律師曰。將各經理華人開單交爾。爾能允從否。担律師曰。我無不允從。問名姓單。爾現在無之。答無。担律師曰。不妨隨後再交。答是。問爾有何等碼頭。答是否指長江一帶。問長江一帶有否。答長江我無碼頭。我有大駁船。問然則爾之輪船是否停在江中。卸貨是否卸入駁船。答是。惟漢口有碼頭。問是否自己有一碼頭。答是。問爾往來之銀行。係何銀行。答係滙豐。問照爾所說。爾立二合同租船之時。本銀甚多。足做輪船生意。答我行初開。資本頗多。問爾與被告爭端未起之前。是否有堂諭斷令爾付銀三百三十五兩八錢一分之事乎。答我未知有此事。問然則爾未向人借錢。照付堂斷之銀乎。答我從未借錢。付此。問船上薪工等項。是否爾常有錢。足敷開銷。不必借貸。答齟齬之前。我向有錢。足敷開銷。問然則爭端照爾說。自何日起。答自七月二十六號武甯船壞起。此前薪工及各項費用。我有錢開銷。問此後薪工一切。是否非借貸。即無從籌款開銷。答我從未向被告告貸。我曾向徐君借貸。問爾開走輪船生意。用何等華人。答約十二人。問大夥計何人。答買辦蔣伯恩。問通事何人。答龔朗甫。問該買辦仍僱用在行否。答在。問通事在否。答不在。問已開除。答是。問何時開除。答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間。問因何開除。答徐君囑開除。問該通事。曾否私寄南京制台二電。爾所未知。答我不知。伊曾私自發電。問爾開除該通事。曾知照大眾否。答曾登中國報。問然則在爾並無開除之意。答無。問爾以前所供。謂爾接收各船時。其船皆甚壞。答是。問爾接收之前。各船本係官家差船。欲裝作信隆行商船。須更改整理之處。是否甚多。答是。問接收後。爾即將船照爾生意。應修及應裝。配各項照辦。答請由支應局核准後。方照辦。問爾究竟裝修否。答裝修。問是否在已收船之後。答是。問爾說所修各項。皆先經核准。答由徐君口說核准。其時我與徐天天見面。問此在簽訂合同之前。抑在後。答我所說。指簽合同後而言。問船上修理更改各項。經徐君或籌防局核准。有無字據。答購辦繩索有字據。問此是編列第六號之字據。此外尚有字據否。答無。往往係口說。問爾說照合同。被告應准修理各項。答是。問爾說照合同。被告應准修理。應准更改。應准添辦各物。抑說各項。曾由徐君核准。答我說照合同。此係應做之事。因各船交我時。應已妥貼可用。問何謂妥貼可

妥貼可用。問何謂妥貼可

用。答我意各船應妥為裝作商船。凡人租船必租已裝配妥貼之船。問籌防局所以應付各項。答是。担律師以合同交邊列士手執請讀之。邊照行。問爾所讀

係何譯文。答此係原訂合同所讀係英文。問原底華文是否曾經兩造簽字。

答是。問英文是否未簽字。答是。附在華文後。問譯文即英是否係爾買辦所作。答是。問是買辦抑通事所作。答通事龔開甫。問爾想照合同何款。籌防

局應將各船裝妥交割如爾所說者。並爾能將該款英文讀出否。答我想是第七

款。此時邊列士眼担律師謂邊曰請爾不必看向威律師與伊眉來目去。威律師

曰我並不看邊。照爾所說是要我離公堂。其如我不離公堂何。邊列士謂担律師

曰唯唯。我當看向爾。問是否爾僅恃第七款。答是。問另有別款否。答爾亦

可算第四款在內。問我問爾恃何款。非問何款我亦可算在內。答爾亦可以第

四款算在內。邊蓋堅執前言問是否第七款係首旨。第四款亦爾所恃。另有別款否。

答我想另無別款。問爾有總理四船機器師否。答無總理機器專責之人。但我

有可請教機器之人。問是誰。答是歐子勃。問是否係武甯正管輪。答是。

問船上駕駛人等歸誰去留。答歸我。問爾親自查答船上所用各人有無憑照

及能勝任否。答船主及正管輪能勝任。向由我親自查答其手下之人由其各

自選用。問與各船相涉之事是否分辨。答寶勒專管理輪船。我總管雜事。問

除爾與寶勒之外。行中另有他人否。答有。問誰。答船務書手。問書手何名。

答丹能勃。問何國人。答葡國人。問該書手仍在爾處否。答在。問駕駛

人等何時僱用。何時開除。爾知之否。答我稍記得。但查寫字房簿子及船上日記

簿。即可說得的確。問武甯船上日記簿在爾處否。答何種日記簿。問兩種均

有否。答我有正管輪之日記簿。並船主繳來之日記簿。惟船主日記簿內所載有

虛假之處。但我不能指出何項係虛假。問爾能將該日記簿呈堂否。答能。問

下次堂期能帶來否。答是。担律師請將武甯管輪歐子勃之日記簿呈堂。當由

原告照繳。編列第三十三號。担律師向蔡道台曰。請公堂將簿收存。威律師曰。

我不從。我尚擬傳質歐子勃。屆時再問簿中所載是否真實。担律師曰。現在查問

邊列士與簿在伊處無異。將來傳質歐子勃。歐可供說。威律師曰。我請公堂准該

簿存在邊列士處。担律師辯曰。此非正辦。其簿已由租船之人繳出。論其責成。亦

應如此。爾如欲傳質歐子勃。儘可查問。惟此簿實應由邊列士呈堂。徐委員所執各

據。我已先行呈堂者。伊尚未供說。而其所有紙據。已取出繳案。今邊列士自然亦

應照此辦理。且該簿存在問官處。有何不妥。承審此案之公堂。即收存字據之穩妥

地方我請問官諭將此據存案並准兩造各可問簿中之事。威律師曰：前我所請之紙據，担律師說已照呈堂，我現在所辯各語，我請收回，不欲掣肘其事。担律師復問邊列士曰：別船日記簿在爾處否？答：只有一船。問何船？答：武甯。問各船照爾所供仍歸爾管？答：是。問然則爾如要日記簿當可辦來否？答：可。問別船日記簿下次堂期爾能繳出否？答：我或能繳江甯日記簿，新福建及甯州日記簿我不能繳。問何時可繳出？納律師曰：我此刻須說甯州日記簿擬不繳呈。邊列士曰：此說我正要回答担律師，我不能繳甯州日記簿。問需若干時方能繳呈？答：約一禮拜。問二簿均交？答：是新福建之管輪及船主日記簿。問甯州日記簿爾能繳出否？答：否。問被告之駕駛人等何日分別離四船，爾之駕駛人等何自由彼接收四船？答：被告之人離新福建，我想在六月三號。担律師曰：我不要爾想，我要爾查簿子將的確日期記出來，再回答我。答：此間除船主日記簿外，我無可查之件。問爾有一管輪日記簿？答：有。我說六月三號實屬相近，問不至有一天上下否？答：無。問然則是日被告之人下船，爾之人上船？答：是。問是日是爾收新福建船？答：是。問武甯何時接收？答：禮拜六，六月十九號或二十號。問其後是否江甯船？答：的確日期我說不出，我想在六月底。

問江甯之後。答：甯州在西七月初，我說不出的確日期。問各的確日期爾說不出。答：一有船上日記簿，即能說出。納律師曰：的確日期可查得出，惟甯州案據請不呈堂。担律師曰：我但要日期。威律師曰：我有證人可證實收三船日期，隨後再證接收甯州及被告之人離船日期。問每船船牌誰向海關請領？答：徐君。問船牌爾行未請否？答：未請，我未逕向海關請領，但船牌費是我所付。問有別人請否？答：由徐君去請。問爾確知爾行未請船牌否？答：確知未請。問當時船上各物清冊，徐君曾有四冊借給與爾，每冊開列每船物件？答：徐君僅給我三冊。問每冊是否開列每船物件？答：是。問三船係何船？答：新福建、武甯及甯州。問江甯清冊是否未交？答：我從未見。問清冊徐君是否借爾照鈔？答：我不知伊借給我鈔。問徐君是否向爾索還？答：曾索過。問是否常常催索？答：是。問爾曾交還否？答：未，因冊未齊。問爾說冊未齊何意？答：我意船上應有之物未全。問各該清冊是否不過列入交船時船上確有各物？答：是。問照交船時清冊所開各物是否無錯？答：未必無錯，冊內開繩並不註明繩之壞否，但開呂宋繩一條，此繩已爛，我交還不能交還好繩。問各該清冊爾曾否與徐君或曾否有人代爾與徐君對過？答：船主收船並收清冊。担律師曰：爾所答非我所問。

邊曰我意每船有一船主其清冊由該管船主與徐對過點交各物彼此亦對過

問是否照交船主之清冊比對 答是 問冊中所開各項船主有駁不允否 答

有 問所駁之各項註有記否 答無註記註在原冊我只有原冊鈔底本行所嫌

不好如破燈爛篷爛繩船上船主說得出細底 韓總領事曰照爾所說爾現在所

有之清冊並非係徐委員與船主等人點交之原底是否係徐委員從原底鈔出後

來送交與爾者 答是 担律師復問照爾所說徐委員與船主照冊點交之後徐

將冊子取去並不存在爾處 答並不存在我處 問其中情形實在如此 答是

問爾說送交爾者是抄底爾有無憑據可證出徐將原冊取去後以抄底交爾且

爾何以知道清冊是抄底不是原冊 答徐委員對我說如此 問爾確知徐委員

未將原冊借爾並未向爾常常催索原冊俾可照抄 答我確知伊未將原冊借我

問點交後若干時該冊方交爾 答約在七月中旬 問是否三冊同交 答同

交 問對原冊各日在爾之人上船被告之人離船之時 答是但有一船各物點

交二天始畢 問然點交之日是在原被告駕駛人等交接之時 答是 問各船

除江甯外是否均由驗船師桑尼驗過 答是 問桑尼驗船是誰選派是原告抑

是被告 答所問我不懂照合同應驗各船 問我問桑尼係爾所選抑徐所選

會報叙 會報專紀會中各事每冊附一二頁有則錄無則闕

嗚呼欲救今日之中國舍學會未由哉自強學一役被議中綴而 京師一二劬學

之士猶為小會月輒數集相與講論治平之道亶亶勿絕今琉璃廠之西學堂是也

惟歲以來此風漸熄於是桂林有聖學會長沙有湘學會武昌有質學會蘇州有蘇

學會上海有算學會務農會不纏足會等次第興起或規模已成或草創未定若其

肇始建議者若醫會游歷會化學會格致會工藝會紅十字會戒煙會等繼軌並作

蓋公理既明此風益盛實中國剝極而復一大鍵也興者痛衆海內志士益屬耳目

焉不有記載靡以公其義於天下爰就時務報末簡附載此編凡各會辦事情形及

序記章程等皆入焉 覘新國覘新學者或有樂乎此也 啟超記

南皮張尙書戒纏足會章程叙

今世士君子為中國謀富強計安危者會中國民數率皆曰四萬萬人焉乎中國果

有四萬萬人哉山澤民數陰陽不齊以男女各半為通率禹迹九州之內自荒服狹

鄉極貧下戶外婦女無不纏足者農工商賈咬漁轉移職事之業不得執一焉或坐

而衣食或為刺繡玩好無益之事即有職業者尪弱頹側躑躅卻曲不能植立不任

負戴不利走趨所作之工五不當一機器紡紗織布局司機者一人常管數機須終日植立奔走纏足者不能為也機器纏絲局其

司盈者亦須久立與刑而廢之幽而禁之等是此四萬萬人者已二分去一僅爲二
纏足者亦不便
萬萬人男子二萬萬其吸洋藥者南北多寡相補大率居半又十分去五僅爲一萬
萬人此一萬萬人中其識字讀書有德慧術智者十人中止二人又十分去八僅爲
二千萬人以中國幅員之廣而所資以出地產盡人巧上明道術下效職事旁禦外
侮其可用之民僅如此裁足當日本之半甚矣其危也古之欲強國者先視其民一
曰衆其民二曰強其民三曰智其民今日智民在興學強民在戒煙衆民在使男女
皆可資國家之用興學之舉朝廷屢有明詔矣戒煙之舉余於撫山西時設兩局
力行於省會官弁吏士戒者日多余去晉後旋即廢罷今江湖諸省政令不如山西
之易行惟先於書院之士挑練之兵新募之勇行之其餘俟以漸變化之耳若禁纏
足之議則同治初年南海桂君文耀嘗上疏言之而未行也梁君卓如合南北之賢
者數十輩倡爲此會並爲之說其意美矣其言創此事者之不仁亦已痛切矣然特
汲爨抱子富者修飾愈甚疾病愈多終身若負械而行不能自脫家政廢醫藥繁二
也水火兵亂不良於行不能逃免三也尤酷者人子之生得父母氣各半其母既殘
其筋骸瘁其血脈行立操作無不勉強日損無已所生之子女自必脆弱多病噫者

華民之稟賦日薄軀幹不偉志氣頹靡壽命多天遠遜歐美各洲之人病實坐此試
觀八旗滿蒙不纏足廣東沿海不纏足其人氣體之強卽勝各省信而有徵四也洪
範六極以弱終之今以洋藥弱之於既生以後而又以母氣不足弱之於未生以前
數十百年以後吾華之民幾何不馴致人人爲病夫家家爲侏儒盡受殊方異族之
蹂踐魚肉而不能與校也夫遠不合古聖人禮經服鳥之制近不奉今聖人會典
衣飾之法而甘自同於雕題鑿耳之蠻俗以自覺其類周禮所謂怪民王制所謂異
服孟子所謂戕賊漢法所謂不道兼而有之此其可怪殆有甚於吸洋藥者矣且夫
父母非不慈其子也爲其戾俗則難嫁也是故俗之所染可以勝禮俗之所錮可以
抗令今欲請諸朝而禁革之則必有以不知務沮之者然非齊之以法則私禁亦
終不行然則爲之奈何曰記不云乎化民成俗必由學是惟志士仁人日以強華族
化游惰足民食之義提倡海內期年之外十九省之廣感發必多父兄儆其家薦紳
曉其鄉其俗已動於學然後以法從之於是各約同鄉京官合詞上請於朝重申
順治十七年聖諭懲罰之條罪其父母夫男並著爲令自光緒二十年以後所生
之女凡纏足者不准給封爲命婦又纏足之婦女爲人所欺者以良賤相毆論如是
則此俗革矣吾不惟傷此中華二萬萬婦女廢爲閭民慘民也吾甚懼中華四萬萬

之種族從此嵬瑣疲薊。以至於漸滅也。今年七月初五日。湖北湖南兩省人服官廣東者。潮州府知府李士彬。韶州府知府陳武純等二十二員。聯名公稟。乞余下禁婦女纏足之令於兩湖。事雖未能猝行。人心之憬悟振奮。已大可見。是此會之效也。諸君子既為此會以救二萬萬之婦女。何不更舉戒烟會以救一萬萬之男子。除此兩害。雖不能比於抑洪水驅猛獸。其功當不在韓昌黎之下。願梁君更播吾說於十九省。以吾之所懼者動之。光緒二十三年七月南皮張之洞書。

中國纏足一事。千數百年。久成鋼習。牢不可破。我朝定鼎之始。卽已降

明諭。懸厲禁。惜當時官吏奉行不善。遂復貽害至今。蓋彼時必欲使已纏者盡解。於人情不便。故令下而迄未能行。若徒使未纏者不纏。此風早丕變矣。軍興以後。各省頗有賢達。相約勸戒。行於一鄉一家者。所在有之。近則西士之傳教中國者。亦有天足會之設。往聞蜀人茂才周君。孝廉梅君。相繼設會。著論勸戒於上流各省。又粵人陳君輝庭等。設會於上海。觀感頗眾。粵中去歲有賴君弼彤。陳君默庵等。設會於順德。今歲有張君玉濤等。設會於澳門。此義一倡。全省丕變。本會將踵諸賢之盛志。誓掃千禩之痼習。開辦及今。未逾兩月。海內同志。入會紛紜。亦可見其機之已動矣。頃得南皮張尙書惠作叙文。陳強種保國之遠謨。導化民成俗。

奉覆來函 數月來屢奉各地 閱報諸君來函 敝館除已奉覆外餘或以事冗未及詳覆茲特彙登如左

一本館舊年之報去臘卽彙訂成一千部不三月已分罄又今年十八期至二十三期之報二月中卽已散盡當於三月間卽統行補印 敝館初意亦甚願早日印竣以副諸君子之盼望無如今歲各石印局趕印場書紙張既缺釘工復忙以致不能尅期竣事實深歉悚現十八期至二十三期之報業已印出卽日照數分寄舊年之報則尚須待至節後此實有爲難之處幸祈 恕之

一本館所譯西文報現係請 吳縣李一琴先生主持其事 仍兼譯西文書籍 凡於應譯之報無不繙譯詳明以饜 閱者之意惟本館譯報宗旨主於使吾華士夫周知中外

情事故於西報之陳說中國利病者則詳譯之於西政之可爲吾華法戒者亦兼譯之但取確實不尚浮華 閱報諸君尚祈 鑒諸

一近數期報後所印會審信隆租船全案皆係照西字報譯出無一句增減與申地各報迥殊本館之意誠以此案轉轄至多關繫頗巨中西官會審且至三十餘次爲通商以來所未有故特詳爲譯印俾講求交涉者閱之知所審慎不致爲其欺給其文繁而不殺意實在茲非敢如塗塗附取充篇幅也

續收助貨諸君姓氏 歐陽雲衢大令助銀五十兩

本館告白 本館向無附印告白之例惟前時萃報因係同志所創故特將其序例

附報分送近有人擬設實學報館亦已允其照萃報例辦理不意伊囑咐印局語未明晰遂將序例訂入報內實非本館所及料特為聲明以免疑惑

本館告白 啟者以後閱報諸君如欲購閱知新報 分館設於 農學報算學報集成 報館均設新馬路 館設新馬路 館設大馬路 館設虹口 館設梅福里 萃報 館設華里 實學報 泥城橋東 新學報 館設虹口 求是報 館設六馬路 即祈逕行寄函各館不必由本館轉述庶免遲誤

時務會課卷次第姓氏 佳卷甚多擇其尤者列後 第一奉筆資三十元 第二第三各奉十五元 第四至十各奉十元

- | | | | | | |
|-------|-------|-------|-----------------|---------|-----------------------|
| 張壽潘一 | 楊漸青二 | 朱蔚然三 | 梁福保四 | 梁朝杰五 | 畢惠康六 |
| 匡時七 | 許象樞八 | 許渠銜九 | 言必中十 | 許玉庭十一 | 楊壽椿十二 |
| 殷之翰十三 | 金宏途十四 | 文國華十五 | 吳忠懷十六 | 吳兆鳳十七 | 黃守孚十八 |
| 梁探平十九 | 江國璋二十 | 壽華廿一 | 彭鼎通廿二 | 楊俊英廿三 | 趙鏡與廿四 |
| 賴耀登廿五 | 高魯廿六 | 印有聲廿七 | 梁國生廿八 | 殷履科廿九 | 湯書美三十 |
| 尹福瀾卅一 | 江左才卅二 | 唐治堯卅三 | 趙炳辰卅四 | 汪述堂卅五 | 湯瀚卅六 |
| 徐名世卅七 | 程佐衡卅八 | 朱建時卅九 | 吳鏡澄卅四 | 楊鴻遠卅四 | 何長慶卅四 |
| 梁用新卅三 | 孟毅卅四 | 夏麓山卅五 | 和慶卅六 | 余昌順卅七 | 黎挺生卅八 |
| 李從龍卅九 | 劉士祥卅四 | 諸君見報後 | 祈即持本館所發之票前來取卷為荷 | 其有未取憑票者 | 請將大卷之前三行錄出見示倫字句相符亦可取卷 |
- 時務會課二次題 問泰西日本維新以前一切弊政與中國今日多相類者能條舉之否 中東戰紀本末書後 請全作年終齊卷

天津國聞報館啟

圖書所載四五千年紅黑黃白之族民皇帝王之政興亡倚伏狎主扶輿何蹉然不
 一致也然求其公理蔽以一言不過相通則治進相閉則治退而已相通之用奈何
 橫臚異說校其指趣以甲例乙以丙例丁博涉深思擇其至當於是一家之學與萬
 國之書相需而論定焉神州建國羣聖相承大義微言既明既習而彼歐美政教如
 海方我震且鳧鵠異趨名言所隔阻於人天乞靈象寄傳者萬一沈思之士鈎考為
 勞比例之功末由託始泊乎甲午世變益急竝世賢達羣謀譯報圖效桑榆發不恤
 緯禽思填海凡為同種共諒其心任士所勞盡於此矣徒以川原隔舊習湛久公
 絃孤唱收效實難西士斯賓塞有言人生於羣猶點在質難以單微致效全體然而
 運會所鑄積微成著知能信守都非偶然化機之迴借斯作徑道在吾黨毋欺其意
 毋扭其習毋餒其氣毋飾其辨維新固佳率舊更善宜者自立皆足利羣其言如此
 此以見求益之事會異觀通獨難為功眾易為力彰彰然矣不佞等被服儒術遭遇
 清時或少丁多難遠涉瀛寰或長識通方悟茲求野於旁行斜上之書疇人子弟
 之學生有敢尚粗啟津涂際此時艱不敢自闕願從諸君子之後補苴一二焉今就
 天津創立國聞報館凡所擬譯條舉如左大雅宏達幸辱教之

各報卷端例登論說今既譯西人之報自當附見西人之論祇以散言妙指傳述為
 難向者譯人付之蓋闕今擇其尤雅弁諸簡端旁通發揮佐以管蠡譯泰西名論
 報之所紀事在現前而萬事之根胚胎政教今擬分泰西各國政學教為三支臚其
 文獻叙其指要分列卷端以備參考史有表志託義於斯譯泰西政法學術教宗
 交涉蝟起壤地犬牙實首俄國事實既確情偽自明天下之事商之天下譯俄國各
 報

三島區區富強稱最民智之效於斯尤明商權海權皆關時政譯英國各報
 地腴民秀方此神州乾嘉以還變而彌上學教之新舊兵戰之利鈍斯泰西得失之
 林也譯法國各報

介乎俄法國碎民龐庚午一鳴范以鐵血學實抗法賈亦英儔譯德國各報

立國民主新制孔鯀農商不兵其土最樂譯美國各報

國之書相需而論定焉神州建國羣聖相承大義微言既明既習而彼歐美政教如海方我震且鳧鶴異趨名言所隔阻於人天乞靈象奇傳者萬一沈思之士鈎考爲勞比例之功末由託始洎乎甲午世變益急竝世賢達羣謀譯報圖效桑榆不恤緯禽思填海凡爲同種共諒其心任士所勞盡於此矣徒以川原隔舊習湛久公絃孤唱收效實難西士斯賓塞有言人生於羣猶點在質難以單微致效全體然而運會所鑄積微成著知能信守都非偶然化機之迴借斯作徑道在吾黨毋欺其意毋狃其習毋餒其氣毋飾其辨維新固佳率舊更善宜者自立皆足利羣其言如此此以見求益之事會異觀通獨難爲功衆易爲力彰彰然矣不佞等被服儒術遭遇清時或少丁多難遠涉瀛寰或長識通方悟茲求野於旁行斜上之書嚆人子弟之學生有微尚粗啟津涂際此時艱不敢自悶願從諸君子之後補苴一二焉今就天津創立國聞報館凡所擬譯條舉如左大雅宏達幸辱教之

各報卷端例登論說今既譯西人之報自當附見西人之論祇以敷衍妙悒傳述爲難向者譯人付之蓋闕今擇其尤雅弁諸簡端旁通發揮佐以管蠡譯泰西名論報之所紀事在現前而萬事之根胚胎政教今擬分泰西各國政學教爲三支臚其文獻叙其悒要分列卷端以備參考史有表志託義於斯譯泰西政法學術教宗交涉蝟起壤地犬牙實首俄國事實既確情僞自明天下之事商之天下譯俄國各報

三島區區富強稱最民智之效於斯尤明商權海權皆關時政譯英國各報地腴民秀方此神州乾嘉以還變而彌上學教之新舊兵戰之利鈍斯泰西得失之林也譯法國各報

介乎俄法國碎民龐庚午一鳴范以鐵血學實抗法賈亦英儔譯德國各報立國民主新制孔鯨農商不兵其土最樂譯美國各報舍舊圖新能奮無小泰東論起是惟一權譯日本各報參互求真多乃益辨苟資廣益將悉收之譯餘國各報

凡欲知人必先知己我國行省二十一生齒四百兆輪路未興郵政未備一家之事有如異域有志之士深用憫歎今於盛京吉林黑龍江內外蒙古新疆青海前後藏各處事關國民詳爲蒐輯分列報中以備觀聽至於東南舟車旣便知者自多故從略焉述東北正北西北正西邊事

國聞報館謹啟

售報章程劃一如左

- 一本報十日一冊冊約三萬言
- 一每冊售制錢百五十文
- 一定閱全年者制錢四千文先收報資
- 一本館新開擬先由各埠時務報經手處分售續有新章報未附啟
- 一如各處信局行店願代本館售報至二十分以上者一概二成酬勞其間非本館所素悉者須由擔保或先寄報資
- 一外埠來向本館售報者除報資外須加寄費奉天山東山西河南每冊加制錢十文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福建廣東每冊加制錢十五文陝西湖南四川每冊加制錢二十文吉林黑龍江甘肅貴州每冊加制錢三十文新疆伊犁雲南每冊加制錢五十文海外各埠另議

續收助費諸君姓氏 歐陽雲書大令助銀五十兩

之學生有敢尙粗敝津涂際此時艱不敢自謂願從諸君子之後稍直一二焉今所

天津創立國聞報館凡所擬譯條舉如左大雅宏達幸辱教之

各報卷端例登論說今既譯西人之報自當附見西人之論以敷言妙悟傳述爲

難向者譯人付之蓋闕今擇其尤雅弁諸簡端旁通發揮佐以管蠡譯泰西名論

報之所紀事在現前而萬事之根胚胎政教今擬分泰西各國政學教爲三支臚其

文獻叙其指要分列卷端以備參考史有表志託義於斯譯泰西政法學術教宗

交涉觸起擗地犬牙實首俄國事實既確情僞自明天下之事商之天下譯俄國各

報

三島區區富強稱最民智之效於斯尤明商權海權皆關時政譯英國各報

地朕民秀方此神州就嘉以還變而彌上學教之新舊兵戰之利鈍斯泰西得失之

林也譯法國各報

介乎俄法國碎民麗庚午一鳴范以鐵血學實抗法實亦英僑譯德國各報

之運天已新刊也條是百八之三上上上長畢是之四子良

